

萬有文庫

第一卷一第

王雲五主編

莊子集解

(一)

王先謙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莊子集解

(一)

王先謙撰

國學基本叢書

序

夫古之作者。豈必依林草。羣鳥魚哉。余觀莊生甘曳尾之辱。卻爲轅之聘。可謂塵埃富貴者也。然而貸粟有請。內交於豎河。係履而行。通謁於梁魏。說劍趙王之殿。意猶存乎救世。遺惠施三日大索。其心迹不能見諒於同聲之友。況餘子乎。吾以是知莊生非果能迴避。以全其道者也。且其說曰。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又曰。周將處乎材不材之間。夫其不材。以尊生也。而其材者。特藉空文以自見。老子云。美言不信。生言美矣。其不信又已。自道之。故以櫛飾鞭笞爲伯樂罪。而撤鬪饑未嘗不用馬捶。其死棺槨天地。而以墨子薄葬爲大戮。心追容成。大庭結繩。無文字之世。而恆假至論以修心。此豈欲後之人行其言者哉。嫉時焉耳。是故君德天殺。輕用民死。刺暴主也。俗好道諛。嚴於親而尊於君。憤濁世也。登無道之廷。口堯而心桀。出無道之野。貌夷而行跖。則又奚取夫空名之仁義。與無定之是非。其志已傷。其詞過激。設易天下爲有道。生殆將不出於此。後世浮慕之以成俗。此讀生書者之咎。咎豈在書哉。余治此有年。傾其要。得二語焉。曰。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竊嘗持此。以爲衛生之經。而果有益也。噫。是則吾師也。夫舊注備矣。輒芟取叅長。闕下己意。輯爲八卷。命之曰集解。世有達者。冀其明之。宣統元年七月。

莊子集解目錄

第一冊

卷一 內篇

逍遙遊第一

齊物論第二

養生主第三

人間世第四

卷二 內篇

德充符第五

大宗師第六

應帝王第七

卷三 外篇

駢拇第八

莊子集解 目錄

馬蹄第九

胠篋第十

在宥第十一

天地第十二

卷四 外篇

天道第十三

天運第十四

刻意第十五

繕性第十六

秋水第十七

第二冊

卷五 外篇

至樂第十八

達生第十九

山木第二十

田子方第二十一

卷六 外篇 雜篇

知北遊第二十二

庚桑楚第二十三

徐無鬼第二十四

卷七 雜篇

則陽第二十五

外物第二十六

寓言第二十七

卷八 雜篇

讓王第二十八

盜跖第二十九

說劍第三十

漁父第三十一

列禦寇第三十二

天下第三十三

莊子集解

卷一

內道遙遊第一 言逍遙乎物外任

北冥有魚釋文一本作冥北海也其名爲鯢釋魚鯢魚子方以智云鯢本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

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玉篇運行也案行

下云水南冥者天池也成元英云大海洪川原夫造化非人所齊諸者志怪者也姓名簡文云書名諧之

擊是也南冥者天池也作故曰天池案言物之大者任天而遊齊諧者志怪者也司馬彪云齊諧人諧之

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崔譔云將飛舉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崔云拊翼徘徊而上爾雅扶

去以六月息者也成云六月牛歲至天野馬也司馬云野馬春月澤中游氣也成云青春之時塵埃也

揚土曰塵塵之類者曰埃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成云天地之間生物氣息更相吹動案漢書揚雄傳注息出入氣也言

鳥點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其項鶴是謂人視天鳥在九萬

矣非謂遂止也借人視天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支遁云坳堂則

喻鶴視下極言搏上之高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支遁云坳堂則

芥爲之舟李頌云覆杯焉則膠著地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

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王念孫曰培馮也周禮馮相氏注馮乘也爾雅馮馮擊近義通

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司馬云天折也。闕止也。而後乃今將闔南。謀向南行。惜水喻風。力厚故能也。蠅與學鳩笑之曰。釋文。學。本。或。作。鸞。音。預。司。馬。云。學。鳩。小。鳥。會。越。云。文。選。江。淹。詩。屬。斯。我。決。起。而。飛。李。云。決。槍。榆。枋。支。云。槍。突。也。李。云。獨。集。也。榆。枋。木。名。枋。音。方。李。云。權。木。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王。念。孫。云。則。猶。或。以。之。九。萬。里。而。南。爲。爲。塞。施。寫。將。適。莽。蒼。者。三。塗。而。反。釋。文。蒼。七。蕩。反。或。如。字。崔。云。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隔。宿。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謂。蠅。又。何。知。借。人。爲。二。小。知。不。及。大。知。釋。文。音。智。本。亦。及。大。年。上。謂。明。顯。設。喻。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列。子。湯。問。幣。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惠。姑。不。知。春。秋。此。小。年。也。釋。文。惠。本。作。蠅。司。馬。云。惠。姑。寒。蟬。一。名。蠅。蟬。春。生。夏。死。夏。生。秋。死。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湯。問。篇。楚。彼。作。荆。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李。云。彭。祖。名。樊。吳。臣。封。彭。故。以。久。衆。人。匹。之。彭。祖。爲。比。不。亦。悲。乎。年。旬。故。出。湯。之。問。棘。也。是。已。注。湯。大。夫。棘。華。古。同。聲。通。用。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爲。鷦。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湯。問。篇。終。髮。北。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而。其。文。若。相。屬。爲。義。漆。園。引。古。在。有。意。無。意。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司。馬。云。風。曲。也。皆。列。子。所。無。之。問。所。謂。洗。洋。自。恣。以。適。已。者。此。類。是。也。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司。馬。云。風。曲。也。皆。列。子。所。無。後。闔。南。且。適。南。冥。也。再。證。斥。鷃。笑。之。曰。司。馬。云。斥。小。澤。鷃。雀。也。斥。本。作。尺。古。字。通。夏。侯。滿。疑。尺。鷃。不。何。止。一。尺。下。文。彼。且。奚。適。也。彼。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翺。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明。言。數。仞。矣。下。文。彼。且。奚。適。也。彼。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翺。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

也。又嘗斥鴳之笑。此小大之辨也。明也。爲惠施寫照。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李云：比，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郭慶藩云：而，讀爲能。能而古字通用。官，卿君。

自視也。亦若此矣。此謂斥鴳。方說到人。而宋榮子猶然笑之。司馬李云：榮子，宋國人。且舉世譽之而不加

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郭象云：審自得也。定乎內外之分。郭云：內我而外物。辨乎榮辱之毀。郭云：榮已斯已矣。智德止盡

於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言不數數見。雖然猶有未樹也。司馬云：樹立也。至德未

寤，鄭人與鄭公同時。案列子黃帝篇：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盡二子之

道，乘風而歸。下又云：隨風東西，猶木葉幹般，竟不知風乘我，我乘風乎？冷然善也。郭云：冷然，句有五

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言得此福者亦不數數見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雖免步行

不足慕。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司馬云：六氣，陰陽風雨晦明。郭慶藩

哉。無所待而遊於無窮。方是遠遊，遊一篇綱要。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釋文：已，音紀。成云：至言其體，神言其用。靈

堯讓天下於許由。司馬云：潁川陽城人。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字林：燭，炬火也。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

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成云：尸，主也。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

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鶴鷦巢於深林，不過一枝。李云：鶴鷦

云：桃。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李頤云：偃鼠，鴽鼠也。李楨云：偃，或作鵝。係作鵝。本草：陶注一名鵝鼠。歸休乎君

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禱俎而代之矣。釋文：修鬼神言曰：祝案引不受天下之許，由爲已寫，語言非此不能盡全其天。

肩吾問於連叔。成云：並古。曰：吾聞言於接輿。釋文：皇甫證云：接輿，躬耕楚王遣聘之不應，大而不當。釋文：丁溪反。往使以黃金百鎰，車二駟，聘之不應。

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成云：猶上天河漢，迢迢遠，清高，等其源流，唯無窮極。大有遷庭。宣板云：運門外路，庭堂不近。

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釋文：藐音貌，姑射山名在北海中。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

子。李云：淖約，好貌。釋文：處字在室女。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乘雲氣三句，又見齊物論。御飛龍，龍作騎，日月其神。

疑。三字吃緊，非遊物不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司馬云：疵，毀也。猶音痢，惡病。列子：黃帝駕姑射山，月中其神不寒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怨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言當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天惡，物無統綱，漆園木此爲說。吾是以狂而不信也。狂，李云：案音讀如離。

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聵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聵盲哉？夫知亦

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司馬云：猶時女也。案：時，是也。云云是其言也。猶是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

李云：勃，猶勞碌。李楨云：亦作勞，廣被意也。言其德行廣被萬物，以爲一世求治，豈肯有勞天下之述？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

爲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物以爲一世求治，豈肯有勞天下之述？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

經管親案。司馬云：弊，弊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稽，至也。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

秕糠。說文：說文：作秕，穢文。秕糠，猶繁碎。案：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

資章甫適諸越。李云：資，貨也。章甫，殷冠也。越人短髮文身，無所用之。

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司馬云：四子，王倪、齧缺、被衣、許由。李楨云：汾水之陽，宮然喪其天下焉。

汾水之陽，宮然喪其天下焉。

宜云賢然深遠貌案首龜亦白矣
其有天下之殿下此更不足言矣

惠子謂莊子曰司馬云姓惠魏王貽我大瓠之種瓠瓜也即葫蘆瓜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

舉也成云樹植實子也虛騰不堅故不能自勝舉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成云平淺不容多物非不鳴然大也釋文曰

鳴字當作揚虛也吾爲其無用而楮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向

義云龜拘狎也釋文徐音舉倫反李楨云此以龜爲藥之假借元應音世世以泝游統爲事成云泝游泝

泝水也虛文引云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李云金方寸重一斤爲一金百金百斤也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游統不過數金

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

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游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於

江湖司馬云廣緩結縲也樽如酒器縲之於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向云蓬者短

瓠案首惠施以有用爲無用不得用之道也

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

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不取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野鴉成云狌卑身而伏以候敖者司馬云遠

東西跳梁成云跳梁不辟高下成云中於機辟釋所以謂物鐘鐵論利法篇辟而當其機與此同

詳也玉篇王死於網罟司馬云其大若垂天之雲成云山中遠望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

注以爲罟身

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簡文云：大也。彷徨乎無爲其側，釋文：彷徨，逍遙乎寢臥其下。郭慶藩云：逍遙，依說文當作消搖。又：不天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晉無處可用之人，問世篇是引王賢夜云：消搖者，謂暢悅豫之意。又：言狸狌之不得其死，鑿牛之大而無用，不知樗樹之善全。以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又：山木篇無所可用，文意雖與此同。安所困苦哉。曉惠施遊墓窟，用世莊子過世惠以莊晉爲無用，不知莊之遊於無窮所謂大也。

內齊物論第二 天下之物之皆，皆可齊一視之，不必致辯守道而已。蘇與云：天下之至紛，莫如物論。於我，然後忘彼是，推成毀，平尊謙，均物我，外形骸，遺生死，來其冥宰，照以本明，游心於無窮。皆莊生最微之思理。然其爲書，辯多而情激，豈忘是非者哉。不過空存其理而已。

南郭子綦隱机而坐。司馬云：居南郭，因爲號。釋文：隱，藏也。李本机。仰天而噓，蒼焉似喪其親。向云：噓，且也。即下文所謂吾喪我也。案徐无鬼篇：噓下無此句。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李云：子綦弟子，姓顏，名偃，諡成。字

曰何居乎。徐无鬼篇作夫。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文子道原篇：引老子曰：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徐无鬼篇：與此二句同。木作

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而，同。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籟也。子游曰：敢問其方。成云：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地成云：噫，而由氣。其名爲風，是唯无作

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參寥乎。之，猶其下同。釋文：參，山林之畏佳。猶崔綖：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字林云：枅，柱上方木。成云：圓，獸之鬮，圓宣云：注深

池，汚塗也。三象身，三象物，二象地，皆狀水之數形。激者，譎者，吐者

也。參寥乎。之，猶其下同。釋文：參，山林之畏佳。猶崔綖：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字林云：枅，柱上方木。成云：圓，獸之鬮，圓宣云：注深

也。參寥乎。之，猶其下同。釋文：參，山林之畏佳。猶崔綖：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字林云：枅，柱上方木。成云：圓，獸之鬮，圓宣云：注深

也。參寥乎。之，猶其下同。釋文：參，山林之畏佳。猶崔綖：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字林云：枅，柱上方木。成云：圓，獸之鬮，圓宣云：注深

也。參寥乎。之，猶其下同。釋文：參，山林之畏佳。猶崔綖：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字林云：枅，柱上方木。成云：圓，獸之鬮，圓宣云：注深

也。參寥乎。之，猶其下同。釋文：參，山林之畏佳。猶崔綖：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字林云：枅，柱上方木。成云：圓，獸之鬮，圓宣云：注深

也。參寥乎。之，猶其下同。釋文：參，山林之畏佳。猶崔綖：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字林云：枅，柱上方木。成云：圓，獸之鬮，圓宣云：注深

吸者叫者。譏者突者。咬者。宣云。激如水激聲。如箭去聲。叱出而聲。帆吸入而聲。相叫高而聲。揚下而聲。黃鳥三家。前者唱于而隨者唱。李云。唱聲之相和。成云。皆詩作咬咬。前者唱于而隨者唱。李云。唱聲之相和。成云。皆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李云。冷小風也。和明。厲風濟則衆竅爲虛。風止則萬竅寂然也。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刁皆動搖。倪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而以竹相比。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成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同而使之鳴者。仍使其自止也。且每竅各成一管。是鳴者仍皆其自取也。然則萬竅怒鳴。有使之怒者。而怒者果誰邪。悟其爲誰。則衆聲之鳴。皆不能無所待。而成形者更可知矣。又何所謂得喪乎。怒者其誰使人言下白領下文。所謂眞君也。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釋文。知音。智下。同。成云。閑閑。寬裕也。俞云。廣雅。大言炎炎。小言詹詹。炎。炎。有氣。騰。成。此議論。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也。此寐覺。與接爲構。成云。構。日以心關。宣云。心。許相角。縵者。審者。密者。密者。寬。司馬云。之。其。宣云。密。也。成云。略。而。小恐。備。備。大恐。縵。縵。李云。備。備。小心。貌。宣云。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釋文。機。牙。括。箭。括。成云。司。主。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留。不發。若。詛。盟。然。守。已。以言其日消也。宣云。琢。刑。使。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猶。往。曹。一。往。不可復。返。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宣云。厭。熱。閉。藏。緘。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宣云。陰。意。怒。哀。樂。慮。歎。憂。怨。宣云。慮。多。思。歎。多。悲。姚。佚。啓。態。淫。妖。消。案。姚。同。姚。則。經。浮。淫。妖。則。者。淫。縱。放。啓。則。情。欲。開。張。態。則。嬌。樂。出。虛。無。聲。而。有。聲。宣。云。蒸。成。菌。無。形。而。有。形。皆。氣。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上。句。又。見。德。充。符。篇。已。乎。已。乎。日。暮。得。此。其。所。由。以。

生乎成云無可推求不知其已乎然俯仰非彼无我宣云彼即非我无所取成云若非自然誰能生我是亦
近矣成云我即自然此者生之根也而不知其所爲使宣云究竟使然者誰邪案必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也李云特辭
使然然即我其理非遠不可得見者可形已信而不見其形而不見運動我己信能之形有情而無形情與我有相繼繫之
百骸成云百九竅與下二濁而九六藏也左腎右命門命門者謂精神之所舍也其氣與腎通故百竅
也有六骸而存焉成云吾誰與爲親成云豈有親疏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有私於身中之一物乎如是皆有爲臣
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也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成云臣妾士女之職職案謂役使之也首
而後爲役使之臣妾乎然無主不足以相治也其或遞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
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成云可逆轉也真君所在求得不加
不死坐待斃徒與外物相攪視歲月之行盡如馳而其能止終身服役而不見其成功榮然疲役而
不可離乎案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又見田子方篇亡作化終身服役而不見其成功榮然疲役而
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宣云縱生何用及形化而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心亦與之化靈氣蕩然矣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成云芒夫隨其成心而帥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心之所志隨而成
謂味也夫隨其成心而帥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心之所志隨而成
皆有愛必知相代之理而心能自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得師者有之即愚者莫不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猶未行而自夸已至此是非與下是非無涉天下篇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
今日適越而昔來惠施與辯者之言也此引爲喻

且奈何哉。無而爲有，勝禹之智，不能解悟，自奪白。

夫言非吹也。吹，上。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數言，亦有辨乎？

其無辨乎？言邪？抑以爲與？初生鳥音，果有別乎？無別乎？其言之輕重尚不定。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

乎隱而有是非？隱，蔽也。道何以蔽而至於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宣云：福處皆道，本

亦不須辯道隱於小成，見之人乃致道隱，成引老子云：大道廢，有仁義。言隱於榮華。成云：榮華，浮譽之謂也。

辯，所以數隱至言者，子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成云：昔有鄭人名說，學於來氏之地。

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成云：昔有鄭人名說，學於來氏之地。

以兼受，摩頂放踵，以救蒼生，此謂之墨也。緩履二，人視則兄弟，各執一教，更相是非，緩履其弟，感激而死。

然彼我是非，知遠矣。昔隱方，皆是非。案儒墨，亦見列禦寇，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郭云：

彼是有對待之形，而是非兩立，則所特之是非，非是也。彼物无非，彼物无非是。有對立，特自彼則不見。

自知則知之。返觀人則明。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有此而後有彼，因彼而亦。

方死，方死方生。然其說隨生隨滅，隨生隨滅，方有方不可，方不可方不可。言可，即有以爲可者，不可，即

是非。是因是非，因非因是。有因而有者，即有因而非者，即是以聖人不由，實云不由，而照之

於天，成云：天然也。案照明也，但明亦因是也。是此也，因此是非無窮，故不是亦彼也，彼亦是也。郭云：此

亦爲彼所彼，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成云：此既自是，彼亦自是，此既非彼，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

彼是乎哉分則有彼此合則無彼此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成云偶對樞要也體夫彼此俱空是非兩幻凝神始
得其環中以應无窮郭嵩樞云是非兩化而道存焉故曰道樞環道之樞以游乎彼中彼中玄極得道極要樞始
行傳宏決引莊子古注云以環環內空體無際故是亦一无窮非亦一无窮也郭云天下莫不自是而非
曰環中案則賜給亦云再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是亦一无窮非亦一无窮也郭云天下莫不自是而非
無故曰莫若以明惟木明之謂可以應無窮此言有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

也萬物一馬也爲下文物謂之而然立一影子近取諸身則指是遠取諸物則馬是今曰指非指馬非馬
突故天地雖大特一指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郭云可乎已者即謂之不可道行之而成而成孟子所云用之
耳萬物雖紛特一馬耳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郭云可乎已者即謂之不可道行之而成而成孟子所云用之
而成路也爲下句物謂之而然馬可曰非指馬非指馬者亦可曰指馬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
取譬與理道無涉物謂之而然馬可曰非指馬非指馬者亦可曰指馬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
於不然何以謂之然存然者即從而皆然之何以謂之不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無物不可
論物之初固有然者即從而皆然之何以謂之不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無物不可
可知指非指馬非馬何不可聽人謂之惡乎然以下又見寓言篇此是非可否並舉以寓言辯證之不然
於不然下似應更有惡乎不可於可惡乎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憭怪道通爲一釋文爲于爲反
乎不可不可於不可四句而今本奪之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憭怪道通爲一釋文爲于爲反
學數事俞云說文坐也漢書東方朔傳以蓬擗柱也厲病癘莊樞以大小言厲西施以
美醜言成云說文坐也漢書東方朔傳以蓬擗柱也厲病癘莊樞以大小言厲西施以
異其分也成也分一物以成也毀也散毛成麤伐木爲舍等也凡物无成與毀復通爲一如此成即
故無論成毀復可通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唯達道者能一視之爲是不庸也者用也
而爲一不必異視

無用用也者通也。無用而有用者，通也者得也。觀其通，適得而變已。適然自得，則因是已。因，任也。任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宜云已者，既通爲一，不知其然，未嘗有心也。謂之道，所謂適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若勞神明以求一，而不知其本同也。是謂朝三。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列子黃帝將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欲俄而厲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乎朝三而暮四，足乎朝四而暮三。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相籠，皆猶此也。準人以智籠衆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張湛注：好養後賢者，因謂之狙公。乎，音序，也。案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釋文：鈞，本又作均。成云：均，自然均平之理。案言聖人和通是非，共休息於自然也。此作鈞，用通借字。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極之名。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也。郭云：此忘天地遠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內不覺其所以爲有物矣。以上又見而未始有封也。封，界域也。其一身故能曠然無果與物俱往，而無所不應。其次以爲有物矣。庚象楚篇亦云：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無彼此。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雖見有彼此，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見是非，則道之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非私愛以是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成云：與決定也。道無增減，物爲損而道實無虧也。故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宣云：按古也。成云：姓。假昭論端以明其義。有不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名文古善琴者也。言擊節枝，擊妙解音律，亦商則喪角，揮宮則失徵，未若因而合韻者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成云：枝，柱也。箠，打鼓枝，亦全亦猶存情，所以非道。宣晉所以合韻者也。司馬云：箠，琴也。成云：檢典籍，無惠子善琴之文。據梧者，止是以梧几而平公樂師案枝，遊惠子之據梧也。據之談說，案今從成說，補充符篇莊惛惠子云：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者，往其策而不擊。惠子之據梧也。據之談說，案今從成說，補充符篇莊惛惠子云：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

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臥。案據槁梧而臥，善辯者有不辯之時，枝葉者有不擊之時。上明文鼓琴亦擊承不鼓意。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書之於今也。案言昭善鼓琴，曠知音律，靈談名理。三子之唯其好之，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自以爲智，其庶幾乎皆其最盛美者也。故記載之傳於後世。唯其好之，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自以爲異於人，且欲以曉於人。成云彼衆人非所明而明之，故以皚白之昧終。非人所必明，而猶欲共明之。如堅也。案唯其好之四語，專承善辯者言。非所明而明之，故以皚白之昧終。石白馬之辯，欲衆共明而終於昧。故曰以堅白之味終。皚白又見德充符。天下天地秋水四篇成云公孫龍植人，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當六國時，弟子孔穿之徒，屢執此論橫行天下。服衆人之口，不服衆人之心。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稽禮中庸云，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也。所謂無成者，不過成其一技，而去道遠，仍是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成云我衆人也。若三子異於衆人，遂自以爲成，而衆人異於三子，亦可謂之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則天下之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司者多矣。密知以我逐物，皆是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云滑疑，亂也。案難亂道，而是以眩耀世人。故曰滑疑之耀，聖人必謀去之。爲其有害大道也。爲是不用，已習而寓諸尋常之理。此之謂以本然之明照之。以上言求道則不容有物，得物之一端，以爲道不可謂成。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无以異矣。如人皆執彼如此，不知其與我類乎。與我不類乎。若務求勝彼，而雖然，請嘗言之。成云嘗，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引不類者爲類，則與彼之不類有異乎。宜云是我也。雖然，請嘗言之。成云嘗，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成云未始，猶未嘗。有未始夫未始有始也者，僅具事理。有有也者，有無也。有未始有無也者，言未也。案非端未嘗。有未始夫未始有始也者，僅具事理。有有也者，有無也。有未始有無也者，言未也。有未始夫未始有無也者，亦未曾明。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忽而有有言者，有無也。故曰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既顯有，而未始知吾所謂之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未知吾所謂之果，有有言乎。其果爲無言。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

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釋文：子短命者也。成云：年十九以下爲孺，司馬云：死者在於襁褓而亡，謂之孺。子物之生也，形氣不同，有小無大，有壽若以性分言之，無不自足，故以性足爲大，兩下莫大於豪末，莫小於太山。太山爲小，則天下無大，豪末爲大，則天下無小。大既爾，天壽亦然，是以兩下莫其意蓋謂太山豪末皆區中之物，既有相千萬於太山之大者，則太山不過與豪末等，故曰莫壽於孺子，未而太山爲小，彭祖壽子皆區中之一人，彭祖七八百年而亡，則彭祖不過與孺子等，故曰莫壽於孺子。而彭祖爲天，我能與天地無極，則天地與我並生，我不必與萬物相競，則萬物與我爲一也。漆園道術精妙，喚醒世迷，欲其直指最初各葆真，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何所容？既已謂之一矣，且得无言乎？謂之性，係子徒執文章求之，止益其妄耳。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何所容？既已謂之一矣，且得无言乎？謂之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成云：天以言言一，而一非言也。一既一往，時之二名對，時之妙一，有一有二，不謂之三乎？從三以自從也，通往也，至理無言，則名也，從無言以之有言，無適焉，因是已。若其無適，惟有因任而已。此舉物機嘗則至於三，況從有言，遂有言枝流分派，其可窮乎？無適焉，因是已。大小人之壽夭並齊之得，因任之。夫道未始有封，在何封？城不言未始有常，故是非無定，爲是而有畛也。爲言無常，而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或祖左，有倫有義，郭云：物物有理，事亦有宜，釋文：據本作有論，有論，俞云：據本是下文文，存而不論。然則彼所謂論，即此有論，不謂分辯，即此有分，有案上言有畛，論義非畛也，當從俞說。有分有辯，辯者別，有競有爭，爭者對，此之謂八德也。各據所得，而後有言。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成云：六合，天地四方，妙理希夷。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成云：內此八類也。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成云：六合，天地四方，妙理希夷。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成云：內陳而應之，既曰惡虛，亦無可詳曉。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成云：春秋者，時代先王三皇五帝記，錄時代以爲典，觀聖人議論利益當時，終不取是辯非，辯於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以陳述案春秋經世，謂有年時以經緯世，非孔子所作春秋也。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以

辯爲辯，不曰何也。聖人懷之於心，衆人辯之以相示也。相示，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不見，不見道之大。夫大道不稱，宣云：無不稱，可名。大辯不言。使其自悟。大仁不仁，成云：平推羣品，汎愛無心，譬彼青春，非爲仁也。大廉不嘖，釋文：徐音謙，成云：知禹境，何所大勇不伎？宣云：無客氣，道昭而不道，以道炫物，言辯而不及。辯辭而不及，勝辭。仁常而不成，郭云：愛必不周。廉清而不信，則中不可知。然勇伎而不成，成云：舍慈而勇，悖道物。五者園而幾向方矣。釋文：園，音圓，司馬云：圓本渾然，圓通今滯於道。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成云：智不逮，不強知。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不道，即而近向方不可行也。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宣云：渾然之中無所不藏。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郭云：至理之來白然無迹。此之謂葆光。成云：葆，蔽也。緇，蔽而其光爛明。言藉言以顯者非道，及復以明之。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脩胥敖，崔云：宗一，脩二，胥三，宗人同，俱謂堯。南面而不釋然，成云：釋也。案釋，釋也。又見庚桑楚驚。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成云：三猶存乎蓬艾之間。存猶在也。成云：存猶在也。成若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使羿射落其九，故徐以爲喻。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成云：進，過也。欲奪蓬艾之類，而伐齧缺問乎王倪曰：何處時賢人也？釋文：倪，徐音五，稽反。李音義：高士傳云：王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郭云：若自知其所不知，其不獨非彼我其能也。釋文：倪，徐音五，稽反。李音義：高士傳云：王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郭云：若自知其所不知，相正故無所用其知。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成云：子既不知物之同，曰：吾惡乎知之。即爲有知，有知則不能任其才，然則物無知邪？物皆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成云：豈而不知我亦乃不知物，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李云：庸，用也。詎，何也。案小知仍未爲知，則不知未必非。且吾嘗試問乎

女民溼寢則腰疾偏死。司馬云：偏枯。然成云：泥。木處則憐慄怖懼。

者孰知正處。民難從。孰知。民食芻豢。子芻豢之悅。我口麋鹿食薦。說文：麋鹿食薦之所食。且甘帶。釋文：且字或作。

蛇也。鵝鶉者鼠。文。字。或。作。啮。四者孰知正味。民食芻豢。孰知。獾獾狙以爲雌。音。歸。司。馬。云。獾。狙。一。名。

也。鵝鶉者鼠。文。字。或。作。啮。四者孰知正味。民食芻豢。孰知。獾獾狙以爲雌。音。歸。司。馬。云。獾。狙。一。名。

也。鵝鶉者鼠。文。字。或。作。啮。四者孰知正味。民食芻豢。孰知。獾獾狙以爲雌。音。歸。司。馬。云。獾。狙。一。名。

也。鵝鶉者鼠。文。字。或。作。啮。四者孰知正味。民食芻豢。孰知。獾獾狙以爲雌。音。歸。司。馬。云。獾。狙。一。名。

也。鵝鶉者鼠。文。字。或。作。啮。四者孰知正味。民食芻豢。孰知。獾獾狙以爲雌。音。歸。司。馬。云。獾。狙。一。名。

也。鵝鶉者鼠。文。字。或。作。啮。四者孰知正味。民食芻豢。孰知。獾獾狙以爲雌。音。歸。司。馬。云。獾。狙。一。名。

也。鵝鶉者鼠。文。字。或。作。啮。四者孰知正味。民食芻豢。孰知。獾獾狙以爲雌。音。歸。司。馬。云。獾。狙。一。名。

也。鵝鶉者鼠。文。字。或。作。啮。四者孰知正味。民食芻豢。孰知。獾獾狙以爲雌。音。歸。司。馬。云。獾。狙。一。名。

也。鵝鶉者鼠。文。字。或。作。啮。四者孰知正味。民食芻豢。孰知。獾獾狙以爲雌。音。歸。司。馬。云。獾。狙。一。名。

也。鵝鶉者鼠。文。字。或。作。啮。四者孰知正味。民食芻豢。孰知。獾獾狙以爲雌。音。歸。司。馬。云。獾。狙。一。名。

也。鵝鶉者鼠。文。字。或。作。啮。四者孰知正味。民食芻豢。孰知。獾獾狙以爲雌。音。歸。司。馬。云。獾。狙。一。名。

也。鵝鶉者鼠。文。字。或。作。啮。四者孰知正味。民食芻豢。孰知。獾獾狙以爲雌。音。歸。司。馬。云。獾。狙。一。名。

也。鵝鶉者鼠。文。字。或。作。啮。四者孰知正味。民食芻豢。孰知。獾獾狙以爲雌。音。歸。司。馬。云。獾。狙。一。名。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成云：栩栩，自喻適志與。李云：喻，快也。自快，適其志與音餘。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

然周也。成云：蘧蘧，驚動之貌。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周蝶必

其入夢方覺，不知周蝶之分也。謂周爲蝶可，謂蝶爲周亦可。此則一而化矣。現身說法，五證齊物極境。

內篇 養生主第三 類事而不滯於物，冥物而不滯。其天此莊子養生之宗旨也。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生有窮盡，知無畔岸。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向云：殆，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已，止也。事過思

以物爲事，無爲善无近名，爲惡无近刑。王夫之云：聲色之類不可名，緣督以爲經。李頤云：緣，類。督，中。經，常

益於性命。中，督脈也。脊而上，故訓中。王夫之云：身後之中，脈曰督。緣，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全其有，可以養親。親者歸

督者，以清微纖妙之氣循處而行，自順以適得其中。深說可以保身，可以全生。生之理，可以養親，親者歸

之於親，養可以盡年。盡，從正意。朕，入一露，綱要下段五喻以明之。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惠君，梁惠王。成云：解，宰割。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

足，足也。膝，膝也。踦，一足也。膝舉則

足舉，故 騞然騞然，奏刀騞然。司馬云：騞，皮骨相離聲。崔云：騞，音畫。騞音近獲。騞，莫不中音。釋文：中，丁合於

日騞。故 桑林之舞。司馬云：桑林，湯樂名。崔云：宋舞樂。乃中經首之會也。卽樂宣云：會，節也。文惠君曰：諒，歎聲。

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成云：進，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无非牛者

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成云：操刀既久，頓見理，絜視有牛，已知空卻。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與理會，而

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成云：官，主司也。案官承上專以依乎天理。成云：後天

然之贖理，批大卻。字林：批，擊也。交

郭音御道大統郭慶藩云：統當爲款，漢書司馬遷傳注：款空也。謂骨節空處。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

俞云：技蓋枝之誤。技，技脈經注：引豎樞經云：經脈爲支而橫者爲絡，支枝通作，經絡相連處必有礙於游刃。庖丁因其固然，故無礙。文肯者，骨肉司馬云：聚斲結處也。音啓，音枝。經肯綮，皆刃所未到嘗試也。而況大軀乎。

輒解結，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崔云：族，衆也。俞云：折，折骨。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釋文：硎，石。彼節者有閒，節骨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聚結爲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

郭云：目他行爲遲，郭云：徐動刀甚微，謙然已解。解，解脫。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

郭云：亦云：方將踴躍，方將四顧。善刀而藏之。猶拭。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牛雖多，不以不以累心，皆得養生之道也。一喻。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司馬云：公文，姓，軒名。宋是何人也，惡乎介也。介，一足。天與其人與，司馬云：爲天命也。

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司馬云：獨，一足。案此與德充符篇人之貌有與也。郭云：兩足並行，以是知其天也。

非人也。形殘而神全也。知天則處順，二喻。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者乎樊中。同季云：樊，藩也。所以籠鳥。神雖王，不善也。郭云：不自得，鳥在澤則

樂華必失所養。三喻。

老聃死，不可其年，此借爲脫。秦失弔之，音逸。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則弔焉若此可

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謂其人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

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所謂不言而信不比而周也會交際言辭是懸天倍

情忘其所受釋文述又作適是謂老耐情乃墓子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語又見列禦寇篇德充符以孔子

情忘其所受釋文述又作適是謂老耐情乃墓子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語又見列禦寇篇德充符以孔子

情忘其所受釋文述又作適是謂老耐情乃墓子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語又見列禦寇篇德充符以孔子

情忘其所受釋文述又作適是謂老耐情乃墓子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語又見列禦寇篇德充符以孔子

情忘其所受釋文述又作適是謂老耐情乃墓子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語又見列禦寇篇德充符以孔子

情忘其所受釋文述又作適是謂老耐情乃墓子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語又見列禦寇篇德充符以孔子

情忘其所受釋文述又作適是謂老耐情乃墓子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語又見列禦寇篇德充符以孔子

情忘其所受釋文述又作適是謂老耐情乃墓子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語又見列禦寇篇德充符以孔子

情忘其所受釋文述又作適是謂老耐情乃墓子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語又見列禦寇篇德充符以孔子

情忘其所受釋文述又作適是謂老耐情乃墓子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語又見列禦寇篇德充符以孔子

情忘其所受釋文述又作適是謂老耐情乃墓子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語又見列禦寇篇德充符以孔子

情忘其所受釋文述又作適是謂老耐情乃墓子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語又見列禦寇篇德充符以孔子

情忘其所受釋文述又作適是謂老耐情乃墓子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語又見列禦寇篇德充符以孔子

情忘其所受釋文述又作適是謂老耐情乃墓子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語又見列禦寇篇德充符以孔子

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暴人謂南君也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成
德所以流蕩喪異者皆名故也名也者相札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成云札傷也
智所以橫出道分者爭善故也名也者相札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案許若凶禍
之器非所以盡平行世之道難與云德則美名也醫疾多智也持是心以往爭札萌矣故曰凶器此淺實
之下復深實難無用智爭名之心而持仁義繩墨之言以誦人主尚不可游亂世而免於窮況懷凶器以
往且德厚信仁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之意氣雖不爭名而太過乎人之心志人必疑之而強以
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釋文德其兩反術同達郭藩云察義而術當之
命之曰當人當人者人必反當之若殆爲人當夫成云命名也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
下而汝也且當君苟好善惡惡則朝若唯无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顯其捷成云謂言也王公衛君言汝唯
多正人何用汝之求有以自異乎捷辭而目將焚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
无窮郭慶藩云焚營之借字說文營惑也从目焚營聲成云形見也言汝自將爲所說汝色將自降口將
若殆以不信厚言宣云未信而深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
身以下偪州人之民李云偪猶謂憐愛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濟之是好名者也因其好修
一說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三國爲虛厲宣云地爲丘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求
食利三國如此是皆求名實者也再說蘇與云龍比修德而桀紂以爲好名因而濟之桀紂惡直臣之有
故堯禹攻滅之是皆求名實者也其美而自恥爲辟王是亦好名也若枝胥敖有扈用兵不止以求實也
變焉因而攻滅之亦未始非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天子又舉所聞告
實也故曰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天子又舉所聞告

爲齊乎成云靈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回曰敢問心齊仲尼曰一若志宣云不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

心成云耳根虛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成云心有知覺猶起攀緣氣無情慮虛柔任物聽止於耳宣云

形骸俞云當作耳止於聽傳寫誤倒也此中說無聽之以耳也心止於符俞云此中說無聽之以心也符之

則非虛而待物之謂矣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俞云此中說氣宣唯道集虛者心齊也成云唯此真道

者心齊則非虛而待物之謂矣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俞云此中說氣宣唯道集虛者心齊也成云唯此真道

子曰盡矣成云心齊吾語若若能人遊其樊而無感其名故入衛能遊其藩內入則鳴不入則止入吾言

結止無門無毒宣云不開一隙不發一藥郭云使物自若無門者也付天下之自安無毒者也李故云門

所請爲高保亦曰高土也讀若毒與郭注自安義合張行字說文發疑云毒者累土爲壘以傳信即呂覽

毒本字正與門同類所以門毒對文讀都館切音之轉也案宣說說文生義不如此李訓益合門者可以指

無毒使人無可窺毒者以望爲標的無門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成云宅居處也慮心至一之道不

无行地難宣云人之處世不行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成云天然取用爲而難矯聞以有翼飛者矣

未聞以无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无知知者也釋文上音齊下如字瞻彼閱者虛室生白司

境也觀察萬有悉皆空寂故能虛其心室乃照真源吉祥止止成云吉祥善祥止在凝靜之心亦能致

散真訓虛室生白吉祥止止耳亦可證止止連文之誤案下止字或之之誤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若精

驚而不安息是。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字云徇使也。宣云耳目在外而徇之。形也。而心馳也。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字云徇使也。宣云耳目在外而徇之。懷任物鬼神將冥附而舍止。人倫歸依同其宜矣。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此禹舜應上古帝王之所行止而況凡散之人有不爲所化乎。成云几蘧三息以前無文字之君。蘇與云君知此可爲帝王可以宰世而況爲支離之散人乎。於義亦通。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寄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宣云貌敬而

匹夫猶未可動。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也。也子常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儻成。事無大小。鮮

無然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王必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宣云善懼交戰。陰陽

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成云任成敗於前。雖不以憂喜累心者。唯盛德之人。以上述子言蘇與云。謂事

也。說也吾食也。執粗而不膩。宣云甘守粗。不求精善。藝无欲清之人。成云清涼也。然火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

熱與。憂灼吾未至乎事之情。宣云未到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

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成云或其一命也。其二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

解於心。受之於天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成云天下未是之謂大戒。是以夫

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惟求安適其親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成云亦無死忠之盛也。

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王念孫云。施謂爲移。此猶言不移易。晏子春秋外篇。君臣易施。有子謂效

言之則爲施易也。宣云。事心如事君。父之無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

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也。實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宜云何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前聞
告凡交鄰近則必相靡以信。宜云相親遠則必忠之以言。宜云相學言必或傳之。宜云必夫傳兩喜兩怒
之言。宜云兩國之喜怒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郭云溢過也。喜怒凡溢之類
妄。成云類似也。妄則其信之也莫致疑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引古格言揚子傳其常情。宜云但傳
無傳其溢言之過言而勿傳則幾乎全。案引法言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大至則多奇巧
釋文大音泰本亦作泰案關力備說求謂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大至則多奇樂。禮飲象治既醉
則終於陰謀欲勝之至則奇蹟百出矣。宜云諒信鄙詐愈云誠與鄙文不相對諒蓋諱之諱諸禮爲鄙
無不極矣。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釋地宋有孟諸史記夏本紀作明都其例始乎都常卒乎鄙
都鄙正相對四字通作諒又誤而爲諒遂失其指矣淮南論齊則故始於都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
者常大於鄙即水燕子可據以訂正彼文大字乃卒字之誤說見王氏雜志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
夫言者風波也。如風之來行者實喪也引蕭羅云實者有而存之喪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曰易以
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僻。然怒之設煽無他由也常由獸死不擇音氣息蕩然於是並生心厲。獸困而死
音而忿氣有餘於其時且生於心而爲惡厲。魁核大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起求結核
欲噬人也以獸之心區將下人有不肖之心魁核大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起求結核
應不知其然而相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宜云必故法言曰無遷令。成云君命實無得遷改無勸成弗勞
勸獎強令成就過度益也。若過於本度則遷令勸成殆事。事必危殆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成而善不在一時
再引法言畢。過度益也。是增益語遷令勸成殆事。事必危殆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成而善不在一時
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宜云隨物以遊寄吾心託於不得已而應而毒何
無道喻以養吾心不動之中此道之極則也。

作爲恨也。郭云：任齊所報，何必爲齊作意於其間。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但致君命而不以己與，則此爲難。若人道之患，非患也。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釋文：顏闔，魯賢人太子。顏闔，魯賢人太子。顏闔，魯賢人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天性與之爲无方，則危吾

國。宣云：羅其敗也。必覆邦家。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先將害已。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釋文：其知，音

不見。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也哉。先求身之無過，形莫若就心莫若和。示親而

已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也哉。先求身之無過，形莫若就心莫若和。示親而

之形，內寓。雖然之二者有患。宣云：猶就就不欲入，和就不欲出。附不欲深，必助其疑。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

和順之意。雖然之二者有患。宣云：猶就就不欲入，和就不欲出。附不欲深，必助其疑。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

崩爲蹶。願聖，滅絕，崩。心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郭云：自顯和之，且有含垢之聲。彼且爲嬰兒，亦

與之爲嬰兒。喻無知也。彼且爲无町畦，亦與之爲无町畦。無界限也。彼且爲无崖，亦與之爲无崖。不立崖岸，達之入

於無疵。願其意而通之。汝不知夫螻蟻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

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而汝也。伐，誇功也。美，不可恃。積，汝之美。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

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成云：以死物投虎，亦

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速也。虎逆之則殺人，養之則順。夫愛馬者，以篋盛矢，以蠟盛溺。成

驥，大給也。愛適有蚤，蚤俟緣。王念孫云：俟，附也。詩：蚤當附緣於。而拊之不時。成云：拊，拍也。不

碎胸，成爲齧也。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亡，猶失也。欲爲馬除蚤，意有偏至，反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石匠名之社也。司馬云：曲轅，曲道也。其大蔽數千牛，繫之百圍。文選注：引

而也。李云：徑尺。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俞云：旁方古通，方且也。觀者如市，匠伯
爲圓蓋十丈。遂，竟也。文選注：引弟子厭觀之也。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
不顧，遂行不輟。司馬云：匠石字伯。弟子厭觀之也。也。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
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
則速毀。疏云：以爲門戶則液腐也。松心有液，橫正取此義。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已見
遊諸。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郭云：凡可用之木，夫桓
藜、橘、柚、果、蔬之屬。成云：瓜、瓠、瓜。實熟則剝，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俞云：泄，當讀爲擗，有子非相驚，擗入則用
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培擊於世俗者也。取成云：捨打。物莫不若是，且予求
无所可用久矣，幾死，而乃今得之。郭云：數有脾，脾已爲予大用。成云：方得金。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
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也。匠石覺而診其夢
王念孫云：診，讀爲診，耐雅。弟子曰：趣取无用，則爲社何邪？何必爲社？木以白榮曰密，猶官祕之，姚鼐云：密
喻也。告其夢於弟子。弟子曰：趣取无用，則爲社何邪？何必爲社？木以白榮曰密，猶官祕之，姚鼐云：密
尼曰：默，女無言，遂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彼亦特寄於社，以應不知己者，詬不爲社
生篇公密而不應。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彼亦特寄於社，以應不知己者，詬不爲社
者，且幾有窮乎？如不爲社，木且幾有窮。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保於山野，究與俗衆之比，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宣云：義，常理。察彼非託社神，以自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李云：即南郭也。伯成也。司馬見大木焉，有異，結
榮，而以常理繩之於情事，遠也。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李云：即南郭也。伯成也。司馬見大木焉，有異，結
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賴。向云：賴，倚也。崔云：隱，倚於然也。成云：駟，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可爲

也。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見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爲棺槨。成云：軸如車軸之轉，心木也。案解者，文理解散。 啞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李云：在如醒，子恭曰：此果不材之木也。

以至於此其大也。成云：不材爲全生之大材，無用乃濟物也。嗟夫，神人以此不材，不見其材，故無用於世而全也。 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可馬云：荆氏，地名。宜此三木。 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猿之杙者，斬之；同馬云：兩手曰拱，一手

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詳云：環八尺爲一圍，郭慶藩云：名大也。 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樺、榜

者，斬之。釋文：樺，本亦作椈，成云：樺之全一邊而不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已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

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郭云：解，風說解也。成云：額，額也。亢，高也。

以祭，四門豹爲鄒令，此皆巫祝以知之矣。以已同。郭云：巫祝於此者，不可往。靈河而設祭，古者將人沈河

也。宣云：可金生。則祥莫大焉。

支離疏者，司馬云：支離，形體不全貌。疏，其名。 頤隱於臍，肩高於頂，司馬云：背脊曲，頭縮也。 會撮指天，司馬云：會撮，翳也。古

低故翳，南天，云：會撮，項椎也。李楨云：崔說：是大宗，謂骨句，其項椎也。其形如贊，亦與崔

說合。案：問朝，熱，項上三椎，兩者中，也。王注：此舉數骨椎大法也。沈形釋骨云：項大椎以下二十一椎。

通曰：骨脊曰脊，椎，經四十五節，骨會大杼，項椎，大杼，穴名，在項後第一椎兩旁，諸骨自此聚，架往下

支生，故骨會於大杼，骨會取義，又在項椎之骨，故曰項椎也。初學記十九引：撮作撮，玉篇：撮，木

槩節也。骨會於大杼，骨會取義，又在項椎之骨，故曰項椎也。初學記十九引：撮作撮，玉篇：撮，木

從木作撮，於義爲長。五管在上，李云：管，膻也。五藏之輪，並在人背。李兩髀爲脇，司馬云：背曲，脾、腎、

治，解足以糊口，衣也。解，浣衣也。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司馬云：鼓，廉也。小箕曰箕。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

而遊於其間。郭云特其無用。不自寬。不自寬。不自寬。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宣云不任功。任功。任功。任功。上與病者乘，則受三鍾與十束。

司馬云六斛。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成云忘形者猶足。免責。免責。免責。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成云何如。何如。何如。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郭云當

耳。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宣云成其功。蘇與云莊引數語。見所遇非時。天下無道，聖人生焉。宣云全。全。全。方今

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易取。易取。易取。禍重乎地，莫之知避。當避。當避。當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宣云亟當止者。示人以德之事。

殆乎殆乎，晝地而趨。宣云最可危者。拘守自苦之人。迷陽迷陽，謂韓刺也。生於山野，踐之傷足。至今吾楚。無傷吾行，吾行

卻曲。宣云卻步委曲。不敢直道。無傷吾足。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司馬云木為梓枏。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成云桂心辛香，故遭斫伐。漆供器用，所以割之，俱為

於斤斧。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喻意。喻意。喻意。喻意，點清結局。與上接輿。

卷二

內德充符第五。德充於內，自有形外之符驗也。

魯有兀者，王賡季云則兀。從之游者，與仲尼相若。郭云弟子多。常季問於仲尼曰：王賡，兀者也。從之游者，與

夫子中分魯。釋文：常季或云魯人。弟子或云魯人。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弟子皆有所得。固有不言之教，无形而心成者。

邪。宣云：默化也。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直，特也。未及往從。丘將以爲師，而況不如丘者乎。

奚假魯國。何但假魯之一邦。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首居然王。其與庸亦遠矣。庸，庸人相。

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其人與變俱。雖天地覆墜，亦將不

與之遺。成云：遺失也。言不隨之而遺失。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郭慶藩云：假是假之誤。淮南精神訓：正作審乎無假。謂審

與之遺。成云：遺失也。言不隨之而遺失。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郭慶藩云：假是假之誤。淮南精神訓：正作審乎無假。謂審

與之遺。成云：遺失也。言不隨之而遺失。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郭慶藩云：假是假之誤。淮南精神訓：正作審乎無假。謂審

與之遺。成云：遺失也。言不隨之而遺失。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郭慶藩云：假是假之誤。淮南精神訓：正作審乎無假。謂審

與之遺。成云：遺失也。言不隨之而遺失。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郭慶藩云：假是假之誤。淮南精神訓：正作審乎無假。謂審

與之遺。成云：遺失也。言不隨之而遺失。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郭慶藩云：假是假之誤。淮南精神訓：正作審乎無假。謂審

與之遺。成云：遺失也。言不隨之而遺失。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郭慶藩云：假是假之誤。淮南精神訓：正作審乎無假。謂審

與之遺。成云：遺失也。言不隨之而遺失。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郭慶藩云：假是假之誤。淮南精神訓：正作審乎無假。謂審

與之遺。成云：遺失也。言不隨之而遺失。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郭慶藩云：假是假之誤。淮南精神訓：正作審乎無假。謂審

與之遺。成云：遺失也。言不隨之而遺失。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郭慶藩云：假是假之誤。淮南精神訓：正作審乎無假。謂審

與之遺。成云：遺失也。言不隨之而遺失。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郭慶藩云：假是假之誤。淮南精神訓：正作審乎無假。謂審

與之遺。成云：遺失也。言不隨之而遺失。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郭慶藩云：假是假之誤。淮南精神訓：正作審乎無假。謂審

與之遺。成云：遺失也。言不隨之而遺失。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郭慶藩云：假是假之誤。淮南精神訓：正作審乎無假。謂審

宣云得其常心。彼且擇日而登假。假除音盪。宣云曲禮。天王登假。此借言遺世獨不以死生變。彼且擇日而登假。假除音盪。宣云曲禮。天王登假。此借言遺世獨人則從是也。宣云人自

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因常季疑詰有動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雜篇作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

郭云蓋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雜篇作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

則者並行。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

以止乎。其未邪。郭云實而問之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執政子產自稱。違也。申徒嘉曰。先生

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言伯昏先生之門以道德相高。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子乃悅愛子之

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宣云取大猶言引理。子產曰。子既若是矣。既已。猶與堯爭善。至者故以爲首

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宣云計子之業行必有過。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

當存者寡。狀猶顯白也。自顯言其罪過。以爲不當存足者少也。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宣

以兀爲自然之命。而不

介意。非有德者不能。游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上二中。如字。下二中。竹仲反。以

孰能自信無過。其不爲利。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多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郭

怒而復常。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以善道淨吾與夫子游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未嘗先生以

今子與我游於形骸之內。以道德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以形迹不亦過乎。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无

乃稱豎然起謝乃者猶言如此子無乃稱爾子毋如此言也

魯有兀者叔山无趾李云叔山氏宣云踵見仲尼從云無趾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

及矣无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宜云有尊於足吾是以務

全之也夫天无不覆地无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

乎請講以所聞无趾出徑去孔子曰弟子勉之夫无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

乎前惡虧德求學以補之无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竇竇以學子爲也俞云竇竇猶類

况無惡行而全德者乎彼且竊以諛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也察呂覽傷樂

古相過渡雖釋訓類類比也彼且竊以諛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也察呂覽傷樂

郭云怪其方復學於老聃彼且竊以諛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也察呂覽傷樂

篇作傲說木在是曰經在手曰精前助同可彼朝以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

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若生死是非可通爲一何不使以死生无趾曰天刑之安可解言其根器如此

也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釋文惡醜李云哀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

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未嘗先人无君

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宣云齊无聚祿以望人之腹李慎云說文望月滿也腹滿又以惡駘天下非以美

和而不唱未嘗唱知不出乎四域四境之名不出且而雌雄合乎前宣云婦人文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

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志乎。其爲人也。郭云未幾月已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成云國無良宰。傳以闕然而後應。闕然不合於其汜而若辭。汜然不係於寡人。醜乎。李云醜。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成云餓殍之。寡人餽焉。若有亡也。宣云餽。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純子食於其死母者。釋文純本又作。少焉。胸若皆棄之而走。釋文胸本亦作。司馬云。胸若。猶胸然。徐元鬼。衆狙。胸然棄而。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郭云。生者以才德爲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案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成云使其形。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鬻資。郭云。鬻者。武所資也。戰而死者。無武也。鬻者。安也。其形似方。使車兩邊。軍將行。師隨陣而死。及其葬日。不用鬻資。是知別者之屨。無爲愛之。釋文爲子鬻者。武之所資。無武則鬻無所資。以喻無神則形無所愛也。李云。鬻送也。別者之屨。無爲愛之。鬻反。郭云足故耳。爲皆無其本矣。原本於武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郭云。不加修飾。使其質全。妾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匹夫取妻。休止於外。形全猶足以爲爾。上二事皆全其形。而況全德之人乎。宣云。德全則有本。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成云。並事物之變。日夜相代乎前。郭云。物論。齊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宣云。雖有智者。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成云。惟其如是。故當任其自然。不

日夜無一息間隙隨物。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宣云：是四時不在天地而吾心之春，是之謂才全。何謂德
所在，而遊於春和之中。郭云：天下之平，其可以爲法也。故天下無情至平，內保之而外不蕩也。保其明也，內
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莫盛於停水。其可以爲法也。郭云：無情至平，內保之而外不蕩也。保其明也，內
不物。德者成和之修也。宣云：修太和之道。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含德之厚，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
於物，德者成和之修也。既成乃名爲德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人樂親之厚，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
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成云：執持綱紀，憂於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宣

孔子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其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哀論官者，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其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闕跂支離無脰。成云：闕曲也。謂擊曲金鐘而行，闕臂也。謂支離塚
上說言說下說音悅其下同。釋文：脰頸也。李云：肩肩，小貌。李楨云：攻工梓人，數日頸脰。注云：甕甕大
脰，長脰貌。與肩脰義合。知肩是省借，本字當作闕。案衛君悅之，顯視全人之脰，反覺其寡小也。甕甕大

瘻，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脰。說文：瘻，癰也。李

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總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形宜忘，德不宜忘。反是，乃真忘也。故聖人有所游

於心，而知爲孽。智慧運物，約爲膠，而相黏固。德爲接，以相交接。工爲商，以通商買。聖人不謀惡用知，心無

用智，不新惡用膠。何須約束，無喪惡用德，失何用以德相招引，不貨惡用商，無須通商，四者天鬻也。天鬻

者，天食也。釋文：鬻，養也。知約德，工，四者，天所食於天，又惡用人，自然不用以人爲難之。有人之形，

无入之情，情感有人之形，故羣於人。成云：和无入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之端。是非

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崔云：類同於人，所以爲小，情合於惠子謂莊子曰：人故无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

人而无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成云：虛通之道，爲之相。貌自然之理，遠其形質。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无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宜云：言惠子先誤認情字。案報以是非承上言非。吾所謂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宜云：本生之理，不以好惡內傷其身，以人爲加益之。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成云：若不妄益生，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无以好惡內傷其身，有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成云：極極夾雜凡也。言惠子破外神，勞苦精靈，故行則倚樹而吟，坐則據槁梧而瞑。說形勞心能疲意而瞑。天選子之形，選解如孟子選子以堅白鳴。此自鳴與公孫龍堅白之論何異。齊物論所謂以堅白之味終也。解見前。

內篇大宗師第六 師乎吾師乎以道爲師也。宗者主也。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凡物皆自然而生，則當順其自然。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兩其知者，智不強知，則智得所養。郭云：人之所知者，有極，故用而不窮。雖然有患，成云：知雖盛美，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成云：成所知不以無涯自困，雖然有患，成云：知雖盛美，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成云：成所知不以無涯自困，雖然有患，成云：知雖盛美，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成云：知必對境，非境不當。境既生滅不定，則混含天人，混同物我也。且有人而後有真知，郭云：有真人而後天下之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違寡，不離士，不讓士。成云：虛夷而士求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成云：天時已過，曾無悔吝之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生死不以介懷其能登至成云絕思想其覺無憂郭云隨所於道非世之所為知也古之真人其寢不夢故寢寐寂泊其食不甘

深深李云內真人之息以踵成云踵足根實云衆人之息以喉宣云止於屈服者其嗑言者哇屈服謂

屈膝喉咽也嗑聲之未出宣云其者欲深者其天機淺情欲深重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

化郭云與其出不訢其入不距釋文距本又作拒李云欣無係貌始不求其所終宣云知生之歸受而喜之忘而復之宣云忘其死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

助天是之謂真人郭云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窮則天理滅矣真知用若然者其心志宣云志

其容寂宣云其顛顛宣云顛顛也漉然似秋煖然似春郭云殺物非為仁喜怒通四時心如四時之運

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隨事合宜而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崔云亡教國利澤施於萬物不

為愛人由仁義行故樂通物非聖人也不求通物而物有親非仁也至仁則天時非賢也宣云擇時而助

利害不通非君子也利害不觀其行名失己非士也成云必所行求名而亡身不真非役人也宣云徒

而無當真性為世若狐不備成云性狐字不備與時賢務光成云夏時人伯夷叔齊

箕子宣云胥餘宣云濠身宣云被髮宣云狂宣云紀他成云郭云斯皆舍己效人徇彼傷我者古之真人其狀

沈於河郭云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宣云人為入用快人意與真性何登古之真人其狀

義而不朋郭云與物同宜而非朋黨俞云郭注非也此言其狀非言其德義而不朋郭云與物同宜而非朋黨俞云郭注非也此言其狀非言其德義而

己宣云勢分而身猶死之效忠而況其真乎身知愛君而況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啣以溼相濡以沫
不如相忘於江湖然泉涸四語又見天運篇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宣云此道字經謂
非桀不如兩忘其道好生溼死不知兩忘其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
累案二語又見外物篇下三字作閉其所養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
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宣云純任自然所以善吾生也如是則死亦不苦矣案六語又見後列子天瑞篇夫
藏舟於壑藏山於澤鳥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運而藏者猶擢在其故處
藏大小有宜猶有所遷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遷是恆物之大情也變無大小各有所宜然無不
若柄天下之理非我所得私而因而付之天下則此理隨在與我共變之理宣云遷生於藏之過
之又鳥所遊載此物理之實也案恆物之大情猶言常物之運理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
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犯與範圍見范人形猶喜之若故聖人將游於物之所不得遷而
皆存此理已矣天地同流故曰皆存善妖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
乎釋文妖本又作天成云蓋天老少都不介調雖未能忘生死但復無所嫌夫道有情有信無爲无形宣
情者靜之動也信者動之符也成云可傳而不可受之莫能受而有之可得而不可見成云方寸而悟可
情然寂寞無爲也視之不見無形也可傳而不可受之莫能受而有之可得而不可見得也難於形色不
可見自本自根宣云道爲事物根本更無有未有一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陰陽
也鬼也釋云伏犧等生天地成云老子云天得一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陰陽
帝也其神若道神之生天地成云老子云天得一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
是爲太極天地四方謂之六極成云道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釋文其丁丈反
極之先不爲高遠在六合之下不爲深遠釋文其丁丈反

章氏得之以挈天地。釋云：即承章。蓋古帝王也。成云：挈，伏戲氏得之。以襲氣母。母爲得至道，故能盡八紘之
波六丈，釋云：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成云：北斗爲衆星之綱，維斗得之。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
屬合元氣。釋云：堪坏作邦，司馬云：堪坏，神名。入也。馮夷得之，以游大川。司馬云：清冷傳曰：馮夷，華陰潼關
襲崑崙。釋云：淮南作欽，實成云：崑崙，山神名。馮夷，水神也。孔子時，成黃帝得之，以登雲天。帝得道
水仙是爲河伯。釋云：以八月庚子浴於河，溺死。肩吾得之，以處大山。司馬云：山神，不死。至孔子時，成黃帝得之，以登雲天。帝得道
而上。顓頊得之以處玄宮。釋云：顓頊，高陽氏玄宮。北方之帝。玄者，北方之色。故處於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
天也。釋云：海外經云：北方禺彊，黑身手足，乘兩龍。郭璞以爲水。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釋云：海外經云：北方禺彊，黑身手足，乘兩龍。郭璞以爲水。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神人面鳥身。簡文云：北海神也。一名禺京。是黃帝之孫也。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山濤經云：西王母狀如人，狗尾蓬頭，繫帶善嘯。居海水之淵。漢武內傳云：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母與上元夫人降帝，美容貌，神仙人也。崔少廣，山名。或云：西方空界之名。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
伯。釋云：崔少廣，山名。或云：西方空界之名。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成云：上有虞。下及殷周。凡八百年。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維箕尾之問。天漢津之東維也。星經傳說：一星在尾上。崔云：傳說死其精神，乘東維，託龍尾，乃列宿。
釋文：崔本此下更有其生無父母，死登遐三年而形遊。此言神之無龍名者也。案下引七事以明之。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釋云：葵，音馬。一云：是婦人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
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无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无聖
人之才。釋云：李云：卜梁倚，名宜。倚，聰明。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
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釋云：守而不去。參日而後能外天下。成云：心既虛，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
外物。釋云：物者，朝夕所需，切已難忘。成云：天下疏遠，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成云：忘我與
外物，易忘。實身之物，視近難忘。守經七日，然後遠之。

己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成云死一顯物我離意若然如朝陽初朝徹而後能見獨見一而後能无

古今成云任造物之日新隨變无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此則道在我矣殺生者不死生者不

生安性命之自然故曰生受是生受是不死不生也為物无不將也无不迎也成云將送也道之為

之生送無无不毀也无不成也成云不迎而送無不生也其名為撻事撻事也者撻而後成者也郭嵩燾云

擲道也物我生死之見道於中將迎成毀之機道於外而一無所動其心乃謂之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

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成云副墨也宣云文字是輪墨為之然文字非道不過傳道之助故謂副墨之子

聞諸洛誦之孫成云洛誦之案謂洛誦之孫古書先口授而後著之竹帛故云然洛誦之孫聞之瞻明

見耶謂也瞻明聞之聶許聶許小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成云需須役行也需役聞之於謳釋文於音烏王云謳歌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成云淮南子祀作于永行年五十四而病亟莫顧千累云淮南精神

案此下祀執能以无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執知生死死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成云人起自虛

與字當互易執能以无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執知生死死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成云人起自虛

一覺無生有生則居次故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執知生死死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成云人起自虛

輿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成云子與自歎司馬曲僂發

背成云僂曲上有五管五藏之頤隱於齊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形似贅其其上向陰陽之氣有沴

雲

紛亂其心閒而無事。宣云不以厭辭而鑿於井。成云厭辭與疾親也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子爲此

拘拘也。重敷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死子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子因以求時夜。司夜也雞

時夜即雞也。賦化爲雞何又云因以求雞惟難出於雞獨出於雞故因雞以求時夜因浸假而化予之右

臂以爲彈子因以求鴉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子因以乘之豈更駕哉。郭云無往不可且夫

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成云得者生也失者死也案養生

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與此文證合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郭云一不能自解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

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啗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成云喘喘子黎往問之曰叱避此令其

相將化人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物又將奚以汝爲。物何將奚以汝適。適往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

臂乎。王云取微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趨於父母。成云陰陽造化彼近吾死

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彼陰陽悍不順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

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六語又見今之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必且爲鑊鐸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大冶

匠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犯同范偶成爲人遂欣愛爲重以爲今一

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鼠肝蟲臂成然寐遽然覺成然爲人寐也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无相與相爲於无相爲。成云如百體各有司存更相

御用無心於相與無意於相

爲而相濟之功成矣。故於無與而相與。孰能登天游霧。宣云：超於物外。撓挑无極。李云：挽轉。宛轉之中。相忘以生。無所終窮。宣云：不悅。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聞。也。聞頃也。定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成云：供給喪事。或編曲。李云：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成云：籟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是謂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无有之。行。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无以命之。名也。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內者也。成云：方。區域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王引之云：爲人。猶言爲偶。中甫仁者人也。鄭注：兼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偶。化者爲人。義同。齊俗篇上與神明。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成云：氣。氣聚而生。附。附。非所樂。以死爲決。疢潰癘。釋文：疢。胡亂反。宣云：疽。膿。成云：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宣云：一氣。氣聚而生。附。附。非所樂。以死爲決。疢潰癘。釋文：疢。胡亂反。宣云：疽。膿。成云：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氣。氣聚而生。附。附。非所樂。以死爲決。合而成體之說。蓋視生偶然耳。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宣云：外身也。反覆終始。不知端倪。往來生死。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无爲之業。成云：芒然。無知貌。放任於塵。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成云：憤憤。煩亂。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成云：方。內方外未。孔子曰：丘。天之戮民也。成云：戮。乃桎梏形性。夫子既依方內。是自然之理。利雖然。吾與汝共之。宣云：已之所。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觀之。人也。故德充焉云。天利之安。可解乎。雖然。吾與汝共之。得不欲隱。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遺。遺也。造乎水者。魚之樂。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池。本

亦作地。案兩本並通。魚得水則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但養給生定而已。子貢曰。敢問時
養給。人得道則性定。生性字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但養給生定而已。子貢曰。敢問時
人。司馬云。時不偶於俗者。安向所。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司馬云。侔等也。成云。卑。天之小人。人
之君子。宣云。拘拘禮法。不知性。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案各本皆同。疑。叔無義。當作天之君子。人之小
君子。案不偶於俗。即謂不備於禮。則人皆不然而故曰。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也。文義甚
明。蘇與云。以人之小人。斷定畸人。則罕強孟孫輩。皆非所取。莊生豈真不知禮者哉。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无是三者。以善處喪。蓋魯國。固有無其
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郭陸成。本。喪字絕句。李棟云。文義未完。蓋魯國三字。當屬上句。與應帝王篇
喪名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宣云。進於知。喪禮也。宣云。禮者。唯簡之而不得。宣云。簡者。略於事。世俗
哭泣居。夫已有所簡矣。宣云。然已無涕不感不哀。是已有所簡矣。蘇與云。二語泛言。不屬孟孫氏。說。姚云。
夜之事。夫已有所簡矣。常人束於生死之情。以為哀痛。簡之而不得。不知於性命之真。已有所簡矣。似。敏
宣云。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宣云。生。死。付之自。不知就。先。不知就。後。成云。先生後死。既一。若化
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宣云。順其所以化。以待其將來。所不知之化也。且方將化。惡知不化
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宣云。四語正。不知之。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宣云。未能若孟
而無損心。形。不以損累其心。有且宅。而無情死。成云。且。日新也。宅者。情之舍也。以形之改變。為孟孫
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乃。猶言如此。人哭亦哭。已無容心。蘇與云。孟孫氏特覺。句。且也。相與吾
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人每見吾。暫有身。則相與吾之。豈知。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厲。厲。同。擊。夢

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夢者乎？未知魚鳥是覺邪？夢邪？抑今人之言魚鳥者是覺邪？夢邪？道適不及笑，獻笑不及辨。

宣云：人但知笑爲適意，不知當其無適道意之境，心先喻之不及笑也。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由此及忽發爲笑，又是天機自動，亦不及推排而爲之，是適與笑不自主也。

所辨而忘去，死化之悲，乃入於空虛之天，之至一者耳。今但當安於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成云：意而，古之賢人。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

成云：必須已身服。行亦復明言示物。許由曰：而奚爲來軼？軼，同只。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

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途乎？成云：恣睢，縱任也。轉徙，變化也。案言汝既爲堯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宣云：言雖不能適。遂，隨。涉，其藩，離。

意而子曰：夫无莊之失其美，成云：无莊，古之美人。爲闕道。據梁之失其力，成云：據梁，古之多力人。黃帝之亡其知，成云：黃帝有聖知，亦爲闕道。故能亡遺其知。

皆在鐘捶之間耳。釋文：捶，本又作鑄。成云：鑄，鑪也。鐘，鍛也。三人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宣云：乘，猶載也。黥，劓則體不備息之補之。復完成。

隨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司馬云：隨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

窮文昭云：說文作藝，亦作譚。諫者作藝。成云：素秋霜降，碎落萬物，長於上古而不爲老。成云：萬物之前先非有心斷制而爲藝。齊春和氣生百萬物，非有情恩愛而爲仁。

又見前。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成云：天覆地載，以造爲原。衆形彫刻，此所遊已。上遊。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

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司馬云：坐而自忘其肩。仲尼鬢然曰：何謂坐忘？宣云：回曰：墮肢體，黜聰明，成云：墮，廢也。離形去知。上二句同於大通。成云：莫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无好也。宣云：心化則无常也。濬理。無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爾誠賢乎，吾亦願。

子與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兩三日以往爲霖。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

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成云：不任其聲，慙也。成云：趨，卒疾也。子與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

也？成云：欲詩似有怨望。曰：吾思乎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載，天地豈

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知命所爲，順之而已。

內應帝王第七 郭云：無心而任乎自化者，應爲帝王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見齊物論。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釋文：尸子云：蒲衣，八歲，舜讓以天

道於被衣。問。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汝而。有虞氏不及泰氏。成云：泰氏，即太昊伏羲也。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

人矣，而非始出於非人。從云：懷仁心以結人也。宣云：非人者，物也。有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子。同馬云：徐

所知，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成云：或馬或牛，隨人呼召。其知情信，成云：率其真，其德甚真。郭云：任其自

於非人。宣云：率同自然，毫無物累。未始陷入於物之中。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李云：日中始，人姓名。賢者也。崔本無日字。云：中始，賢人也。左文七年。襄二十六年。昭七年。十九

傳年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司馬云出也王念孫云經式義度皆謂法也義讀爲儀古字通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與

曰是欺德也成云以己制物物喪其德非實道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涉海而鑿爲河而使蚤負山也夫聖人之知也

治外乎用法是治外也正而後行正其性而後行化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李云確堅也宣云不強人以性之所難爲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

害矰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成云矰網鼠小鼠神丘社稷宣云物尙有知如此而曾二蟲之无知曾是人無知不如二蟲乎

天根遊於殷陽崔云地名至蓼水之上李云蓼水水名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

問之不豫也俞云釋詞豫厭也楚詞惜諒行婁直而不豫兮王注豫厭也此怪天根之多問猶云何不憚煩也王

乘夫莽眇之鳥成云莽眇深遠案謂清虛之氣若鳥然以出六極之外成云六極論六合而遊无何有之鄉說見道遠遊篇以處墟垺之野

墟垺也汝又何昇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馬徐音曩未詳何字又復問无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

漠順物自然而无容私焉宣云不用我智而天下治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成云姓陽字子居案有人於此嚮疾強梁嚮往執疾強幹果決物微疏明事物洞徹學道不勦如

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晉易技係勞形忧心者也百此其學無人如吾之易如技之係徒

役者易治也晉易謂晉徒供役治事技係者王制且曰虎豹之文來田致其形心者也郭慶藩云晉徒民給捕

司馬云司馬云繫繫也案繫狗以能致繫二語亦見天地篇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

下而似不自己成云聖人功成不居似非己爲之化貨萬物而民弗特宣云貨施也成云百姓謂不報君之能有莫舉名宣云似有無能名使物自

喜成云物立乎不測宣云明而遊於无有者也宣云行

鄭有神巫曰季咸列子黃帝篇云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之生死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或曰或月或旬或日無

不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言其不吉列子見之而心醉向其道也歸以告壺子云名林鄭人列子師曰始

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郭云謂季咸之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

成云與授既盡也吾比授汝始盡文官於其妙理全未達其固執文字謂言得道邪案列子既其文作無其文張滿注引向秀云實由文顯道以事彰有道而無事猶有雌無雄耳今吾與汝雖深淺不同無文

相發故未盡我道之實也此衆雌而无雄而又奚卵焉郭云喻列子未盡道而以道與世元必信而汝也信演曰伸

乃與世元以求必夫故使人得而相女故使人得而窺測之嘗試與來以子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

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溼灰焉宣云言無氣骸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

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列子注引向云塊然若土也萌乎不震不正宣云列子作邪乎不震不止當從之罪說爲說

不止也故以歸乎形容之言與山同也今罪誤作萌止誤作正失其義矣據釋文權本作不派不止與列

子同可據以訂正案列子注引向云不勳亦不自止與枯木同其不華死灰均其寂曉此至人無感之時

也是殆見吾杜德機也注引向云德哉不發故曰杜嘗又與來試也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

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列子全吾見其杜權矣宣云杜閉中列子入以告壺子壺

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列子注引向云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地之文不猶外乎案郭注地名實不

入列子注引向云任自然而覆載則名實皆爲棄物案而機發於踵宣云一段生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善即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釋文側皆反本吾无得而相焉試齊

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列子勝作朕當從之注引向云居太冲之極

其流作故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宜云衡平也列子注引向云無鮑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

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列子觀桓之審為淵強注以為當作云觀大魚桓也鮑桓

水常雅水涌出也沃水永泉從上溜下洗水永泉從旁出瀉水河水決出還復入也泝水永流行也肥水水所出為肥是為九淵皆列子之文成云水體無心動止隨物或鯨鯢盤桓或鯨鯢止住或波流瀉激

雖多種不同而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

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也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深根實極不出吾與之虛而委蛇成云

墮順觀郭云無心而隨物化不知其誰何向云然無所因以為弟靡釋文弟音積弟靡不窮之觀成文

案列子委蛇作蛇移義同因以為弟靡郭云正字通弟作弟後來字書亦

一因之而於古無有也類篇弟列子下有徒同反因以為波流蛇何靡隨為觀蛇古音摩隨古

亦音徒故逃也成云因任前欄皆無執滯不變萬化非相者所知故季成逃逸也案列子注引向云至人

何反故逃也成云因任前欄皆無執滯不變萬化非相者所知故季成逃逸也案列子注引向云至人

而自然一也今季成見其尸居而忘世然後足為物主而順時無極耳豈相者之所記然後列子自以為

未始學而歸成云始從壺丘三年不出為其妻壽向云道家如食人釋文食音祀於事无與親世事

彫琢復朴成云彫琢華飾之弊塊然獨以其形立塊然紛而封哉釋文紛而葆云貌葆本也列子作

朴立或終各自為觀一以是終宜云道無復加也引季成童子取意微渺無倫以上引五事為觀

無爲名尸。成云尸主也。無無爲謀府。無爲謀無爲事任。郭云付物無爲知主。釋文知音智成云體盡無窮。體悟真源而遊无朕也。暉云朕光也。成云朕迹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全所受於天而無亦虛而已。郭云則不能至人之用心若鏡而無情。郭云鑿物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成云將送也。物感新應不以故能勝物而不傷。成云川心不勞故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簡文云儵忽取神速爲名。渾沌以合和爲觀。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无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郭云爲者敗

卷二

外駢拇第八。蘇與云駢拇下四篇多釋老子之義。周雖悅老風。自命因絕高。觀天下篇可見。四篇於王氏夫之姚氏疑外篇不出莊子。蓋爲有見。即如此篇首云淫僻於仁義之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李云駢併也。成云是大拇指與第二指相連。手有六指也。雖

樹無用之指也。樹立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情淫僻於仁義之行。淫通也。淫僻於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言自離朱諸人始也。成云。辨形謂之黑也。青與赤爲文。赤與白爲章。煌煌。眩目貌。司馬云。離朱。黃帝時人。百步見秋毫之末。一云。見千里。離朱。孟子作離朱。多於聽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釋文。師曠。晉大夫。善音律。能致鬼神。史記云。鄆州南和人。生而無目。郭云。枝於仁者。擯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枝於仁者。謂擯德塞性。如技生長者爭慕之。天下噴噴如黃如鼓。以奉不能及之法。式也。曾史。曾參。史魚。王念孫曰。蓬與繼義不相類。蓬常爲零形。近而誤。繼義。皆謂拔取之也。廣雅。擯。取也。拔也。南楚曰。蓬與繼義不相類。蓬也。淮南取真篇。俗世之學。擯德塞性。內惑五藏。外勞耳目。乃始擯德。擯物之毫芒。搢滑持捐。駢於辯者。仁義禮樂。暴行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於世。又曰。今萬物之來。擯德。擯物之毫芒。搢滑持捐。駢於辯者。疊瓦結繩。竄句游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敵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崔云。乘無用之語。如瓦之丸。案。易文。句。游。蕩心。思於堅白同異之間也。郭嵩濂云。敵。謂勢敵也。跬。猶云。跬首。半步爲跬。同馬法。一舉足曰跬。跬三尺也。跬譽者。邈一時之近譽。勢敵於有。近譽。無實用之言。故謂之駢於辯。楊朱墨翟。稟性多辯。故特舉之。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乃至字之誤。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跬。釋文。該其知反。宣本。駢。枝。案。駢。枝。同。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无所去憂也。宣云。率其本然。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亦作仁義。此言仁義。東縛使人失其常性。而多憂慮。在宥篇。愁其五藏。以爲仁義。即此。此緣下仁人而說。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

數不足枝。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司馬云：蒿，亂也。亂云：蒿是暗之限字。玉籍：日明。又：望也是者。數有餘。古音相近，故得通用。詩：白鳥驚鷺。孟子作：鷓鴣。文選：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饜富貴。陸：澆也。如水之決景，而陷賊。作：唯。唯：蒿之通。臨：猶鷺之通。鷓鴣與鷓鴣矣。也。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蘇與云：自三代以下者，孟子有此文法。朕：在宥。鷓鴣：見。何其器器也。鷓鴣：鷓鴣。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成云：鈎，曲。繩，直。規，圓。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成云：求，求。屈折禮樂，响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禮樂周旋，是屈折也。响，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纒索。釋文：廣雅：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宣云：誘，誘。若又奚連連如膠漆纒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連連：相續。釋此：尊。夫小惑易方，迷於性。失其真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釋文：撓，亂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奔馳以仁義易其性。與，郭云：離。虞氏無易之情。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易性。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下：易性。故此數子者。蘇與云：數子，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賊與殺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釋文：張揖云：增。本。殺，作殺。問：賊奚事，則挾策讀書。問：殺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釋文：李：字。又。左傳：境朝贈策之策，羸羊羸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束陵之上。成云：跖，柳下惠弟。卒。徒。

又云卽太山在齊州界去東平十五里距死其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

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

則有之則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阮與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宣云釋名何取相異且夫屬其性乎

仁義者雖通如會史非吾所謂賊也釋文屬謂係屬成云賊善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兪兒非吾所謂賊也釋文司

兪古之善譏味人也崔云尸子曰兪兒和之以薑桂爲人主上食淮南云兪兒秋牙鬻酒屬其性乎五

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賊者非仁義之謂也

賊於其德而已矣善在自得吾所謂賊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宣云此句難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

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成云心神聰弄耳目竭矣此乃

視目之所見保分任其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適人之適而

不自適其適者也郭云此舍己教人者也難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

郭云苟以失性爲淫僻雖所失之塗異其於失之一也案大宗師篇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

他中屬狀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莊子以全生爲大故於伯夷一流人深致不滿但

務光中徒狄諸人情事未詳當時或有可以不死之道至余愧乎道德宣云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

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宣云莊子將仁義淫僻例視何有上下之目此上下二字就俗見言之案三代以

首之自孔孟皆外學能推見仁義之分者漆園固別有數情世儒亦無復深求昌黎原

道一篇附宗明義獨舉仁義道德四字開示學人所以能拔出庸賢而上契古聖也

外馬蹄第九蘇與云：老子云：無爲自化，清靜自正，運轉皆中。此言而終始以馬作喻，亦莊子內篇所未有也。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藪草飲水，翹足而陸。釋文：崔本足作尾，司馬云：陸跳也。字書作躡，陸馬

體作躡，云：躡音六，躡力竹切，躡也。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雖極居處之壯麗，非馬性所適也。釋文：義臺，古通，義臺，徐音亦，淮南覽冥篇。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錐之。釋文：伯樂，姓孫名騏

齊盜，振而掩覆，高注：齊盜，行禮容之。齊，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錐之。釋文：伯樂，姓孫名騏

以燔之，剔，剔其毛，郭連之以編，編之以阜棧。釋文：黃雅，編物也。郭丁也。反，崔云：幹前後足也。文選：馬

黨，黨云：維同烙，即烙。連之以編，編之以阜棧。濟督，誅法引司馬云：阜，棧也。棧，若櫛，牀旋之，灑地也。

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概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

半矣。司馬云：概，街也。飾，謂加飾於馬。陶者曰：我善治埴，圜者中規，方者中矩。釋文：陶，埴也。匠人曰：我善治

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

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其過與治天下者等。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成云：物各

自足，故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成云：萬物命名，天自然也。宣云：渾一無偏，任天。自足，故一而不黨。命曰天放。自在，蘇與云：與天爲一派，善惡之黨於義亦通。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

顯顯，顯顯，專一也。當是時也，山无蹊隧，澤无舟梁。成云：蹊，徑也。隧，道也。郭云：不求。萬物羣生，連屬其鄉。宣云：郭云：與物

所居爲禽獸成羣，草木遂長，存夷之欲，故物全。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郭云：與物

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郭云：與物並也。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離，同乎无欲，是謂

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郭云：知則離道以飾。及至聖人，鑿鑿爲仁，蹠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李云：鑿，鑿也。皆用心爲仁義。

之。瀟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李注：瀟漫，猶縹緲也。郭嵩瀾云：摘僻，當作摘辨。楚詞：王注：辨，析也。摘者，摘取之辭者，分析之謂也。摘，碎也。故純樸不殘，孰爲犧尊，白玉不毀，孰爲珪璋。成云：純樸不殘，全木未彫也。犧尊，酒器，刻爲牛首以祭宗廟也。上規，下方曰珪，半珪曰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老子云：大道廢，有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成云：禮以檢慾，樂以和心。情，苟不離，何勞檢慾。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郭此皆樂器爲華，乘本器來，於其天素，有殘廢矣。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成云：以仁義之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頤相靡，怒則分背相踞。廣與：靡，同。宜云：馬之理必。向後故曰分背。馬知已此矣。馬所知止此矣。李音：智非。夫加之以衡扼，釋文：衡，轅前橫木。扼，馬頸者也。齊之以月題，司馬云：馬額上當。如月形者也。而馬知介倪闔扼鷲曼，李注：介倪，猶狎視也。於扼以抵突也。詭術竊轡，成云：詭，衝也。其故馬之知，而態至盜者，充其所知，而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同馬云：赫胥，上古帝王也。案：赫，突也。赫，同。以已通作。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企仁義，以慰天下之心，同：正也。縣，企，懸也。而民乃始踈跂好知，踈，跂，白行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外法篋第十

將爲法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司馬云：從旁開爲法篋。與云：說文：匱也。俗加木作櫃。則必攝絨膝，固扁鑄，此世俗之所謂知也。釋文：廣雅云：絨，織也。皆繩也。李注：扁，鑄也。知音智。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箠，擄囊而趨，唯恐絨膝扁鑄之不固也。釋文：三音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也。與邪同。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

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司馬矣。華轉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成云國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成云也。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四爲邑。又云。五家爲比。五比爲閭。五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鄭元云。二十五家爲閭。二千五百家爲州。萬二千五百家爲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並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釋文。自陳恒弑簡公之時。數至莊子著書之常至王。建十世上。合桓子無宇。釐子乞。爲十二世。田氏自桓子始。大故合言十二世。則是。不乃竊齊國。並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胞。蓋云。讀若拖。或作拖。字義。子胥靡。釋文。密池反。崔逢斬比干。剖萇弘。胞。蓋云。讀若拖。或作拖。字義。子胥靡。釋文。密池反。崔言暴亂之君。亦得諫君人之威。以殺賢人。而莫之救。亢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守斯位。而放其毒。使天下側目哉。雖與云。聖法寄於利賞而禁。射用法以戮賢。故盜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道邪。成云。何夫妄意室中之藏。成云。起妄心。財量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則齒寒。袁云。此竭字。當讀爲竭。其尾之竭。說文。承下云。魯酒薄而邯鄲圍。諸侯皆趨。俱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邯鄲圍。諸侯皆趨。俱獻酒於楚王。以醴厚酒。易魯薄酒。秦之楚王。以醴酒薄。故圍邯鄲也。乃聖人生而大盜起。掎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

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並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並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並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並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成云：鉤，腰帶鉤也。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王引之云：存焉，當作焉存焉。於是也。言仁義於是乎存也。古書如此句法甚多，不備錄。此四句，誅侯爲國，門存爲諸侯，皆在句末。史記游俠傳：作竊鉤者，誅竊國者，侯諸侯之門。仁義存，是其明證也。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逐國也。宜云：竊仁義並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之；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明，示也。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擯玉毀珠，釋文：擯，與擯同。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培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釋文：殫，與殫同。擯亂六律，鑠絕竽瑟，成云：擯，擯也。釋文：鑠，絕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攜工倕之指，李云：携，折也。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成云：人師分內，或有其巧。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懷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成云：物不喪真，人皆自得。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淫矣。崔云：不，準性發理，故與玄道混同。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其聰，則天下不累矣。成云：累，憂患也。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皆外立其德，白炫所得，而以煇亂天下者也。釋文：三，音也。宣云：以正法。曾之曾，當去。子獨不知至德之

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司馬云此十二皆古帝王。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趨之。」惟云高也。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內棄其親，若吳越。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結，車軌也。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无道，好知以擾物。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李云：兔網曰畢。鞞射曰弋。弩牙曰機。郭嵩燾云：說文：鈎餌罔罟罾筍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王念孫云：鈎，當作鈎，即鈎也。釋文：鈎，鈎也。今正文作鈎，後人妄改。說詳類書雜志。削格羅落置罔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李云：削格，所以施羅網也。郭嵩燾云：說文：罔，網也。今正文作鈎，後人妄改。說詳類書雜志。云：其枝爲格，削格謂削之。削格羅落皆所以遮要禽獸。漢書禮樂志：「周虎落，顏知詐漸毒，顏滑賢注：滑，遠落之。釋文：宜本又作竿。爾雅：筍，謂之宜。羅，謂之羅。羅，羅車也。郭璞云：今翻車。知詐漸毒，顏滑賢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郭慶藩云：荀子：非十二子，知而險，諛民，是漸之也。正論篇上因辭案：疏聽借字。故天下每每大亂，李云：每每，猶每每也。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恃日月之明，下燦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成云：燦，猶也。愷，與之。盡，謂無足。蟲，宵翹之物。李云：翹，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李云：種種，種種也。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郭云：啍，啍以。已，誨人也。

外篇 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文選前漢運從宋公戲馬漸詩注引司馬云在宥也宥寬也蘇與云在不當

於渾沌正肢體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淫過也有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遷而天下不淫其性

篇含字之旨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宜云又何須更治之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恬靜也桀之

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愉樂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无

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淮南原道謂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與此義同陰陽並毗四時不

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成云人多疾病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

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鷲。強云喬詰意不平也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

以罰其惡者不給。郭云聚賞乃善故賞不能供長罰乃止故罰不能踰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

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成云匈匈謹詳也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音悅說仁邪

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釋文明助也成云說禮乃助

聲王夫之云與之而自先曰相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成云說衆法助世間之藝術天下將安其性

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僭卷猶糞而亂天下也。司馬云糞

之狀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感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宜云豈但過時乃齊戒

云哉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感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宜云豈但過時乃齊戒

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儆之。宣云：乃奕世欣奉，不能已如也。吾者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宣云：貴其身，於爲天下，內重而見外之輕，此所以於天下無爲，乃可以託天下。愛其身，於爲天下，外重而見內之輕，此所以於天下無爲，乃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釋文：解，散也。案：解，釋也。解，散也。案：解，釋也。解，散也。案：解，釋也。雖多，方仁義而用之者，列無擻其聰明，擻，猶拔也。謂顯拔之。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不動而如神，不言而名。神動而天隨，精神自起，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司馬云：炊，累，猶動升也。向郭云：如埃塵之。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崔瞞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安藏，人心安也。人心安，則古字止作藏。老聃曰：汝慎無撓人心。撓，人心排下而進上。宣云：排，抑則降。下而進上，下進則亢上。上下囚殺，亢上也。如殺其排下也。如囚殺則驕，因則慎。其約柔乎剛強。其約柔弱也。郭云：能諄廉，則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心，燥急則熱如焦火，輒傷則寒如凝冰。其疾，俛仰之約，則剛強者柔矣。廉，則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心，燥急則熱如焦火，輒傷則寒如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撫，撫也。唯其居也。淵而靜，其深伏。其動也。縣而天。宣云：言其飛浮，債驕而不可係者，可繫係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无胈，脛无毛，以養天下之形。李云：敬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郭慶藩云：釋言，矜，苦也。矜，其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謹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畹，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釋文：堯，本亦作危。案：古注：夫字下，屬今以屬上。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宣云：不下有桀，跖上有曾，史。成云：桀，跖，行小人之行爲。而儒墨畢起，並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賢信相讓，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有德本，玄同，而此。而性命爛漫矣。成云：爛，散也。天下好知，而百姓求湯矣。其習。

百姓不能供其求。於是乎斲鋸制焉。釋文斲音斤。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工匠以繩墨正木。人君以禮法正人。工天

下脊脊大亂。釋文脊音脊。相殘。罪在擻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巖巖之下。注云。深也。山以大音。深以深音。

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釋文。刑。夾頭及服者皆

曰。桁楊。案相枕。謂已死者相枕相。謂其多。而儒墨乃始離肢。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无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

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桎梏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柄也。釋文。桎。梏。成云。鑿。孔也。以物內孔中。焉知

會史之不為桎跖嚙矢也。向云。嚙。矢之嚙者。字林云。嚙。大。呼。郭云。言會史為桎跖之利用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閉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釋文。廣成子。成云。即老子。曰。我聞

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成云。欲取陰陽。精氣。助成五穀。吾又欲官陰陽。以

遂羣生。成云。欲象陰陽。設官分職。殊。願也。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成云。而。汝也。下同。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

宣云。猶官。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司馬云。族。聚也。木。草木不待黃而落。司馬云。日。月之光。益以荒

矣。宣云。天地之氣。獨衰如此。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李云。翦。翦。短貌。案。翦。與。翦。同。黃帝退。捐天下。築

特室。席白茅。示潔。問居三月。復往邀之。成云。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手而問曰。

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蹶。疾。起貌。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

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

可以長生。宣云：此言安外以養內也。目无所見，耳无所聞，心无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經思：閉女外，止。

多知爲敗。宣云：內外交引，病在於知，故稱百之。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

陰之原也。遂：徑達也。至人智照如日月，故名大明，有感而動，故曰遂。天地有官，宣云：兩儀分職，陰陽有藏，宣云：互

懷守女身，物將自壯。宣云：物即道也。守身則道得其養，將自成也。我守其一，以處其和。宣云：二氣之和也。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

未嘗衰。宣云：形神相守，長久之道。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宣云：與天合德。廣成子曰：來，吾語女，彼其物无窮，而人

皆以爲有終。道如循環，然而人以其有盡，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

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宣云：見光明，今夫百昌，謂之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

女入无窮之門，以遊无極之野。宣云：反歸冥寂之本，入無窮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

我終乎，遠我昏乎。釋文：稽，混也。邪，蓋。我而往，我背我而去，任人之向背，一以無心應之。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宣云：與

雲將東遊。初學記：雲將，雲之主帥。過扶搖之枝。

雲將東遊。初學記：雲將，雲之主帥。過扶搖之枝。

雲將東遊。初學記：雲將，雲之主帥。過扶搖之枝。

雲將東遊。初學記：雲將，雲之主帥。過扶搖之枝。

雲將東遊。初學記：雲將，雲之主帥。過扶搖之枝。

雲將東遊。初學記：雲將，雲之主帥。過扶搖之枝。

尊之曰天如黃帝之稱廣成子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自得所求自適所往遊者執掌在掌遊也言出以觀无妄否但從而寓曰焉以觀无妄宣云真隨之自動者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成云朕天常道朕也不得已於民宣云謝云但從而寓曰焉之不去郭云爲民今則民之放也所放效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成云亂天常道之化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獸散其羣鳥鳴於夜災及草木禍及止蟲釋文止本亦作具意治人之過也釋文意本不成郭云有治之迹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宣云言僇僇乎歸矣成云僇僇歸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唯心當養汝徒處无爲而物自化成云徒墮爾形體吐爾聰明成云身倫與物忘人倫忘物大同乎洋溟也宣云洋溟自然氣解心釋神莫然无魂宣云解其黏釋其縛成云魂好萬物云成云云云衆多也蘇與云案各復其根宣云皆得其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宣云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成云用知乃无問其名无闕其情宣云物本無名我不闕物故自生成云任於獨化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宣云言已超出於衆夫以出於衆爲心者曷嘗出乎衆哉非果能超出於衆也但固聞衆論遂臥一而安之則反不如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宣云然且欲以己見能集衆者之信爲衆矣治人之國者此徒以聖知仁義爲利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其喪人之國而不見其害也

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萬事不成。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郭云：不能用物而爲物用，即是物耳。豈能物物哉？不能物物，則不足以有大物矣。蘇與云：言有土者，自以爲若有物存，則爲物所物矣。惟物而不物，故能以一身物萬物。下文獨有卽無物之旨。而不物故能物物。宣云：不見有物，則趨乎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成云：人欲出衆而已，獨遊衆無此能，是名獨有。獨有之人，百姓荷戴以新爲主，可謂至尊至貴也。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成云：配，匹也。先感爲主，應者爲匹。處乎无響，以待物。

行乎无方。郭云：隨物轉化。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无端。能云：釋詰適往也。適，復也。撓，撓也。撓，亂也。惟大人

旁，宣云：與口无始。成云：與日俱新，故無終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人羣不自立異，大同而无己，无己惡乎得有有。天下

之難無者已也。已既無，觀有者昔之君子。宣云：三代所謂明聖，視無者天地之友。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民物雖卑賤，惟當因之，反其性則亂。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郭云：事藏於

故不可自爲，蠱而不可不陳者，法也。成云：法言教也。理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苟其合理，應須取斷。親而

不可不廣者，仁也。成云：親偏愛狹。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成云：積，厚也。節，文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世中之人，與

這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成云：妙本一氣，通生萬物。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人觀自

然妙理，大順羣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郭云：不謀而會於仁而不恃，所爲自與仁而不助。其性分，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一所以爲易，會於仁而不恃，會不恃賴之，薄於義而不

積應於禮而不諱。命云：諱，讀爲送。廣雅釋詁：諱也。國語：章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性以法齊之。

故不特於民而不輕。郭云：恃其自爲不輕用也。因於物而不去。郭云：因而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成云：妄無之亂，中有者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成云：謂自然之德，不純不通於道者，无自而可。夫何謂道？有天道，无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宣云：此段意謂文精與本篇義不甚切，不似莊子之筆，或後人續編耳。案宣疑是也。然郭象有注，則習世傳本已然。

外 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郭云：均於不爲而自化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郭云：一以自得爲治。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本於有德而故曰：玄古之君，天下无爲也。天德而已矣。成云：玄，遠也。玄古，聖君無爲而治天下，自然之天，成於自然。義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郭云：無爲者，自然爲君，郭崇蕪云：言者名也。正其君之名，而天下聽命焉。故曰：名之必可言也。或謂道而已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郭云：各當其分，無爲義明。位上有爲位下也。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郭云：官各當其所能，則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宣云：泛，於天地者德也。郭云：萬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運行於萬物者道也。故曰：道，宜云道，蓋義字之誤。上治人者事也。成云：事而天能有所藝者，技也。郭云：技者，萬物之末用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則本末俱備。故曰：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好辯而民自正。記曰：老子所傳，通於一而萬事畢。成云：一道也。事從理生，理必包事。本能攝末，故知一萬事畢。語在西升經。无心得而鬼神服。以無心得者。

夫子曰：孔子也。下言夫子聞於老聃可知。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成云：刳，去也。

也。洗也。法道之無。無爲爲之之謂天。上爲去聲。成云。率無爲言之之謂德。成云。應答無爲。洗去有心之累。無爲爲之之謂天。性而動。天機自張。無爲言之之謂德。方物來斯。應愛人利物之謂仁。

成云。心無偏。不同同之之謂大。郭云。萬物萬形。各止其分。行不崖異之謂寬。宜云。和執措其性命。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耳。行不崖異之謂寬。光同。有萬不同之謂富。故

執德之謂紀。成云。能持以前之德行者。可謂德成之謂力。成云。德行既成。循於道之謂備。成云。備。順羣物之綱紀。蘇與云。故字疑衍。

德成之謂力。成云。德行既成。循於道之謂備。成云。備。順羣物之綱紀。蘇與云。故字疑衍。

足。不以物挫志之謂完。成云。一毀譽混榮辱。君子明於此十者。則蹈乎其事心之大也。成云。精氣容也。禮郊特牲。鄭注。車鑿立也。呂覽述文。沛乎其爲萬物逝也。成云。通往也。爲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驚。車心乎自然之鏡。亦以事。連文。

利貨財。不近貴富。宜云。不以物累身。不樂壽。不長天。不榮通。不醜窮。通不足言矣。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郭皆委之。

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郭云。忽然不榮榮之在身。顯則明。萬物一府。成云。忘於物我。死生同狀。成云。冥化。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釋文。廣雅。濇。清貌。金石不得無以鳴。命石不得其和不鳴。感而萬物孰能定之。感無方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抱朴以往。並通於庶務。蘇與之意。通於事與通於神對文。駱字疑誤。

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本原。既立。智可通。其心之出。有物採之。非感。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成云。道能通生。萬物故非道不生。德能鑒照。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物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郭云。忽物皆無。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宜云。道不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宣云。道又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宣云。至不測矣。神之又神。而能精焉。至無方矣。而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非有而求。時聘而要其宿。歸可會。大小長短。修遠。宜精不可掩。

修遠當作遠近大而小長而短遠而近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文選廣絕交論注引可馬云赤水假名玄珠喻道也宜云赤水者南方明色其北則玄境也

南乃明察之方已遊玄境不能久守而復望明遠則玄亡也釋文知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啜詬索之而不得也郭

蕭云廣韻埃同啜索聲也爾雅怒也怒亦索也集韻云啜前力釋者是也知以神索之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離朱索之形影啜詬索之聲聞是以愈索愈遠象罔者若有形若無形故罔而得之

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宜云似存象而實無蓋無心之謂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髡缺髡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被衣問於許由曰髡缺可以配天乎

吾藉王倪以要之堯欲讓天下於髡許由曰殆哉坡乎天下危也坡同及髡缺之爲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

其性過人釋文數音朔成云觀聖給捷敏速也而又乃以人受天宣云非純平天者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郭云過生於聰知又役知

以禁之其知彌甚矣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人而無復自然之性郭云方且本身而異形人已方且尊知而火

馳宣云偷智巧而急用之方且爲緒使宣云爲緝事所役方且爲物絃釋文廣雅云束也公方且四顧而物應宣云爾方且

應衆宜求事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恆宣云應爲物望而不能定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必有宗祖族可以

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宣云衆父父者乃族之祖也萬化之大宗也髡治亂之率也率主也用智理

主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宣云不可爲人臣亦不可爲人君案堯觀乎華司馬云地名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

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宣云：今如此。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鵠居而鰥食。宣云：鵠無常居，言不求安，鰥待母食，言不求飽。鳥行而无彰。成云：與物俱冥，如鳥之飛行，無蹤跡可見。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无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成云：三患，窮富多男子也。身常无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釋文：通變經云：老子從此天地開闢以來，吾身一千二百變，後世得道，伯成子高是也。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子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无落吾事，佗佗乎耕而不顧。釋文：闔，本亦作勇壯貌。

林云：佗，猶勇壯貌。
泰初有无，道不得無，有無名，不可謂之無。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宣云：太極尚未著，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之物，得以生，則性中各有一。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間，謂之命。宣云：雖分陰陽，猶且偶變陰合，留動而生物，宣云：動即太極，故謂之德。流行無間，乃天之所以爲命也。宣云：留動而生物，造化之流，即生一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宣云：物受之而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成云：性，宣云：形就神而保，即生一物。物成生理，謂之形。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成云：性，宣云：形就神而保，則乃所謂性也。上所謂得以生謂之德者，此也。性修反德，宣云：性修，則復其德。至同於初。宣云：德之至，則則性在形之後者，性須形載之，故曰形體保神。性修反德，所得於未形之一德，至同於初。同於泰初，此極。

也。同乃虛。虛乃大。宣云：形容同。合喙鳴。宣云：渾合衆。與天地爲合。宣云：既忘言，則其合緝緝。武

反若懸若覺。郭云：坐忘。是謂玄德。同乎大順。郭云：德玄而。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郭云：若相放，效強以。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懸寓。成

堅白公孫龍守白論也。孔穿之徒，堅執此論，當時獨步天下無敵。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

係勞形怵心者也。郭云：見德。執畱之狗成思，猿狙之便，自山林來。釋文：執畱，本又作畱。一云：執畱之狗，謂有能故被畱係。

成，忘思也。案說文：籟，竹鼠也。埤雅：一名竹鼯，郭璞《山海經注》其音如畱牛，亦引此文。執畱之狗，謂有能故被畱係。

知語是。胥牛，非竹，籟特竹籟之音，似兩牛耳。兩牛，即籟牛。籟，籟字。籟牛，身大，道遠，謂之狗。若垂

天之雲者，此狗頭能執之，故謂之執畱之狗。言狗以有能被係而成。忘思，猿狙以便捷，亦自山林而來，見

拘繫也。應帝王篇：引老子語云：絜組之領，執犢之狗，來藉矣。此文微異，而情大同。尤顯黎同字之明證矣。

丘子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而皆汝。凡有首有趾，无心无耳者衆，無知無聞者皆。是有形者

與无形无狀而皆存者，盡无。有形人也。無形無狀道也。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

動靜死生與廢，有治在人。蘇輿云：言道無可名從。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忘物矣。並其自然之天，忘

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宣云：與天爲一。

將聞，見季徹曰。釋文：季一木作蔣。蔣，亦作蔣。音免。姓將聞名某。魯君謂蘄也。曰：請受教。辭不獲，既已告

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晉進告德也。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若被。拔出公忠之屬，順而無阿私。私曲，無民

執敢不輯。輯，和。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釋文：局局

大笑觀。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非自安。其觀臺多物。謂臺君所居地物事。將往投迹者衆。舉足投迹者衆。

非帝王修德。將閱薊觀。覲然驚曰：「薊也。汙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釋文：覲，驚懼貌。許

風也。凡也。風本從凡聲。故通用。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宣云：搖蕩，言鼓舞舉滅其

賊心而皆進其獨志。成云：舉情也。宣云：欲其害。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兒堯舜之教

民溟溟然弟之哉？郭云：溟溟，甚貴之謂。宣云：言不肯讓堯舜居先而已。後之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宣云：欲同天下於一德。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李云：菜蔬曰畦。圃，畦中曰畦。鑿隧而入井，地道。抱甕而出，灌

播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郭云：播，播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

圃者，叩而視之，曰：「奈何？」成云：問其方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李云：抽，數如洗湯。釋文：數，所角反。跌，本

汲也。其名爲樞。釋文：木又作樞。可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

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生，性同。言不可載道者

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慚。釋文：瞞，李天典反。慚，俯而不對。有問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

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也。」郭蓋，蓋云：應帝王篇：其覺于于，故文于于於。獨弦哀歌，以賣

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釋文：庶，平而汝也。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

往矣，无乏吾事。」釋文：乏，也。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李云：卑陬，愧懼貌。頊頊，自失貌。其弟子曰：「向之

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成云反復也。樂曰始以爲天下一人耳。下止一人。

耳。意尊不知復有夫人也。此聖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

孔子也。言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世與民大同。而不知其所之。汜乎淳備哉。汜乎言不能。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必無此四累。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

知其所之。汜乎淳備哉。汜乎言不能。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必無此四累。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

其心不爲之。往也。心志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稱爲。警然不顧。警然猶。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成云警

儻然不受。無心。儻然。天下之非譽。无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郭云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爲全德。子貢

也。我之謂風波之民。起我心不定。類彼波濤。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郭云今

向古。蓋爲世事。故知其非。渾沌也。宜識其一。不知其二。郭云。後識修古抱樞之易。治其內而不治其外。成

云。假修言假人事以修之。案二說也。通。識其一。不知其二。郭云。後識修古抱樞之易。治其內而不治其外。成

守道抱樞。治內也。不能。夫明白入素。无爲復朴。成云。心明白。會於質素之原。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

隨時應變。不治外也。夫明白入素。无爲復朴。成云。心明白。會於質素之原。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

汝將因驚邪。郭云。此真渾沌也。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於世俗。而混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俞云。

意。且渾沌氏之術。子與汝何足以識之哉。郭云。渾沌玄。同執識之哉。

薛芒將東之大壑也。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寄往滄溟。實游心大道也。苑風曰。夫子无意於橫目之民乎。成

五行之內。願聞聖治。薛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司馬云。施政布。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

惟民橫目。願聞聖治。薛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司馬云。施政布。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

行其所爲宜云。靈見情理順而行之。行言自爲。而天下化躬行其實皆以。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言以手處以。

從司馬云。撓動也。郭慶藩云。顧指謂顧其人而指使。此之謂聖治。顧聞德人曰。德人者。居无思。行无慮。不

藏是非美惡。過而不留。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謂安民與上共悅。安爲明字同。招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

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釋文字林云。招。張也。案。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

成云。寡欲止分。故財用有餘。此謂德人之容。郭云。德者。神人。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上品神人。樂

饒。不食滋味。故飲食取足。此謂德人之容。郭云。德者。神人。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上品神人。樂

其形。此謂照曠。昭皆書作照。右軍法帖皆然。不知者。乃因照字作解。非也。致命盡情。宣云。致天。地樂

而萬事銷亡。樂而物累皆銷。萬物復情。齊其情實。此之謂混冥。混同於冥。

門无鬼司馬本云。无長。與赤張滿稽。宣云。赤張。觀於武王之師之役。孟津。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

此患也。故遭離征伐之患。門无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宣云。天下均治。而有虞氏

必有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郭云。均治。則顧各足矣。復何爲。有虞氏之

藥瘍也。李云。瘍。頭創也。王引之云。藥。古諫。與瘰癧近義。通。禿而施鬢。病而求醫。鬢不病。何用醫。孝子操

藥。以修慈父也。其色雉然。聖人羞之。宣云。言不如養。至治之世。不尙賢。不使能。上如標枝。心而在上。民

如野鹿。而白得端正。而不知以爲義。合宜。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任真

當。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互相役使。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傳。成云。率性而動。故無迹。可記。迹。既味。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其必然邪。宣云。明於貴臣子之福。說卻不知人情皆必然。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則與而同義。郭慶藩云。道即語也。流父驚希意。道言謂之。道荀子不謂道諛。而不謂之。道諛。然則俗因嚴於親而尊於君邪。宣云。道諛君親則貴之。道諛世謂己道人。則物昏明道諛。而不謂之。道諛。然則俗因嚴於親而尊於君邪。俗則安之。豈世俗更嚴更尊邪。謂己道人。則物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宣云。稱其名。合譬飾辭聚衆也。宣云。廣合譬修飾辭令。使人動聽。是始終本末不相坐。宣云。蹈其實不坐。其與故曰不相與。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所謂招人附己也。是始終本末不相坐。宣云。與衆人爲徒。同是非。愚人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可馬云。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也。致至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子雖有所嚮。不可得也。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可馬云。大聲。謂成池。六音之樂。折楊皇華。釋文。委本又作華。音化。則嗑然而笑。李云。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宣云。不粗入也。成云。至言不出。俗言勝也。顯也。出。以二缶鍾感。而所適不得矣。釋文。缶。鐘。應作鍾。言重。郭云。中。必不得有之道也。司馬本作二。垂鍾云。鍾。注。意也。郭嵩燾云。說文。缶。瓦器也。所以盛酒漿。鍾。酒器也。小爾雅。釜。二有中。謂之。二。有。謂之。二。謂之。鍾。皆。屬。鍾。受。四。斛。鍾。受。八。斛。以。二。缶。鍾。感。不。新。缶。鍾。所。受。多。寡。也。持。以。爲。量。注。平。無。所。適。矣。上。文。一。人。惑。二。人。惑。人。苦。此。以。二。缶。鍾。感。事。官。案。郭。注。云。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所。見。蓋。與。今。本。同。自。陸。氏。易。缶。鍾。爲。飛。騰。成。隳。因。之。說。究。未。安。俞。氏。易。二。缶。鍾。爲。一。各。鍾。改。而。今。也。以。天。下。惑。子。雖。有。所。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雖。將。更。多。不。如。郭。注。寫。文。生。義。之。爲。勝。也。

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宜云不推誰其比憂。成云比與也。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又成一惑。獨不懼其相似邪。故莫若釋之。而遺於憂。蓋惟恐同蹈於惑也。而百年之木。破爲轍尊。淮南傲其篇。或注。轍尊。資疏鑿之尊。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之木。比轍尊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悞中顛。成云五臭。謂檀香。鬱金。蘇合。白。青。黃。五臭。故應塞不遇。故四升經云。香味是寃也。釋文。悞。子公反。郭音俊。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郭慶藩云。大雅思齊。鸛。病。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成云。趣。取。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跖。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離。跖。離。則遺。可以爲得乎。則鳩鷄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桀其內之。皮弁鷩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成云。皮弁。以皮爲冠。鷩鳥翠羽飾。大帶。飾長也。內支。盈於柴柵。於內。故以柴柵擬之。外重纒纒。釋文。纒。成云。纒。也。皖。皖然。在纒纒之中。成云。皖。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支臂。歷指也。宣云。歷指。關指。而虎豹在於羶。檻。亦可以爲得矣。

卷四

外 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釋文積謂積滯不通。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宣云神與化俱。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

宣云至誠無息。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釋文六通四辟四方開也。成云六通謂四上下。四辟謂四時。任物自動。故曰自爲。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善。而學之。萬物无足以

晦迷。精光共耀。味聞動不傷寂。故無不靜也。釋文精光共耀味聞動不傷寂。故無不靜也。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善。而學之。萬物无足以

鏡心者。故靜也。鏡。挑。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其平與準相中。故近人取法。謂之水平。中。竹仲反。水靜猶明。而況精

神。其明更可知。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果能靜。雖天地之精。夫虛靜恬淡。寂寞无爲者。天地

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宣云息。休則虛。虛則實。實則倫矣。休其心則與虛合。德與虛合。德則

有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必虛方能靜。靜則可得其宜矣。靜則无爲。无爲也。則任事者責矣。則任事者各自責矣。

无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釋文廣雅云。俞。憂也。宣云。外夫虛靜恬淡。寂寞无爲者。萬

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

聖素王之道也。成云。有其道而無其爵者。所謂玄聖素王。白貴者。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

之流。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郭云。無爲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無爲哉。故主上不爲

我靜而自得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孰能有爲而成哉。是以彌萬民而彌尊也。成曰。運爲謂顯迹出

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郭云。天地以無爲爲德。故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郭云。順天所以應人。故

云均平。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成云：併同。應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戾。

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朽。郭云：壽者，期之遠耳。無期故無

被文。既作義。義者快殺。有似暴戾也。語作考義同。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成云：其生也，同天道之

變。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四語又見。刻意驚。故知天樂者，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無鬼責。四語亦見。刻意

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動靜雖殊，無心則一。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李云：崇，其魂不疲。語亦見。刻意驚。一心定而萬

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高養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无爲爲常，无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

足。故古之人，貴夫无爲也，上无爲也，下亦无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成云：上下無爲，下

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无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

易之道也。此論有精。理非空談。故古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知音智。孫首緒成云：三皇五帝，淳古之君

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也。成云：宏辯如流。彫，能離窮海內，不自爲也。成云：才能離冠海內，夫何爲天

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无爲而天下功。王念孫云：爾雅：功，成。中廣無爲而成。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

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成云：五兵，一弓，二矢，三賞罰利害，五

刑之辟教之末也。

成云辟法也。

禮法度數形名比詳。

釋文比詳詳詳。

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毛之容樂之末也。哭泣哀

經降殺之服。

成云降殺者言五等喪服。

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

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成云古人也。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

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

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

成云萌兆。

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

成云盛衰之等殺乃變化之流行也。

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

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

成云禮。

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成云既失其不習治術。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

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成云既失其不習治術。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

成云禮。

道德之末也。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

道德之末也。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

成云仁義是。

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

成云上下有分。

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

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

成云因任。

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

成云原省。

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

而賞罰次之。

成云賞罰。

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

成云愚知處宜。

愚知處宜已明而仁賢不肖襲情。

必分其能也。

成云必分其能也。

必由其名也。

成云必由其名也。

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

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

成云有形有名。

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

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

成云其說至賞罰九變其說。

驩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驩而語賞罰

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

成云迂道而說者。

也。棄言語不歸次序。

成云棄言語不歸次序。

人之所治也。治之小人安能治人。驩而語形

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成云此有節

節曲見獨禮法度數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上所重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心何如堯曰吾不教无告不以頑民之無不廢窮民成云此心不替苦死者嘉

孺子而哀婦人苦愁憫喜愛孺子稚子哀憫也此吾所以用心也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

而出寧郭云與天合德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郭云此皆不為而自然成云經常也堯曰膠膠擾

擾乎膠膠四面不解擾擾紛而不寧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成云言子德適合上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

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司馬云藏其所著書也述云此亦漢人語藏書者謂聖人知有秦火而預藏之所謂藏之名山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微藏史司馬云

名一云微與也有老聃者免而歸居釋文見周之末不復見所以辭去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因之以孔子曰善往見

老聃而老聃不許不許其藏於是繕十二經以說釋文說者云詩書易禮樂春秋六經加六韜合爲十二經也

老聃中其說釋文中丁仲反或云許其有理也宣云語未盡也案下云太說曰大說成云說其繁說太多

繁則近說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

義則不生成云生皆以道可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含是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物同樂

兼愛无私此仁義之情也情老聃曰意幾乎後言近乎後言還備之言夫兼愛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成云

私之成心是亦私也與下篇
莊子答商太宰蕩語相發
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司馬云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

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宣云放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傷傷乎揭

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釋文獨用力觀成云亡子逃意謂夫子亂人之性也郭云事至而愛當義而

之則亂矣宣云夫子所須義之與比孟子所云由仁義行即此意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司馬云百舍百

務訓高注研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之者不仁也郭云實其不惜物也成云鼠壤鼠穴

足生焉也釋文獨用力觀成云亡子逃意謂地散與伴若不知是不仁也成云生謂粟角熟而積斂无崖聚斂無

聖之不足也郭云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心止而卻退非

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言子雖我聖人吾久自以吾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子呼

我即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有其實而不受其吾服也恆服郭云服者容行之謂也不以

吾非以服有服則不能復服郭云有為為之士成綺雁行避影宜云側履行失其常莊子正廉係履而見魏王則因履

穿係之以廣而不郭云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汝容崖然自異而目銜然視而頰頰然釋文頰頰然

得脫故王訝其德郭云而狀義然義說為峨詳似繫馬而止也宣云志動而持宣云欲動

顯顯華飾而口闕然郭云而狀義然義說為峨詳似繫馬而止也宣云志動而持宣云欲動

發如察而審察事知巧而覩於泰習巧而見於凡以為不信郭蓋云凡此皆與自然之邊竟有人焉其

名爲竊。司馬云：晉道方書有是人竊賊也。

夫子曰。成云：莊子師老子故稱夫子。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宣云：大無窮小入無間。故萬物備廣廣乎其无不容也。廣見漢書

武五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成云：精神非至人孰能定之。宣云：世俗鮮不爲末學所惑。夫至人有世有

子傳。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慄而不與之倍。說文：柄或从庚言天下奮爭或柄獨不並意。審乎无假而不與利遷。任

而不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成云：窮理盡性動不傷寂。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

於利。寶禮樂。俞云：寶讀爲積謂積斥禮樂也古寶讀字通。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

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我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郭云：其貴恆在。意言之美。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

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宣云：彼謂則道情實也。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司馬云：斲釋椎鑿而上問桓公

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

魄已夫。司馬云：糟粕爲魄水又作粕。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无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

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司馬云：甘緩疾急也。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

於其間。李云：數術也。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成云：喻曉也。故知物各有性不

可敬 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宜云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外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郭云不運地其處乎郭云不處日月其爭於所乎郭云不爭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无事推

而行是三句分承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成云機關緘閉也謂有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

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宣云隆與也孰居无事淫樂而勸是宣云淫雨乃陰陽交和之氣風起北

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司馬本作勞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招曰李云巫咸殷相

耳招蓋招之說託言巫咸相招致答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司馬云六極四方上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

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九洛洛書天下戴之此謂上皇郭嵩燾云言天之運自然而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司馬云商宋也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

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

尙矣孝固不足以言之孝不過仁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知子所言以親愛爲至仁非夫兩行

者至於野北面而不見冥山司馬云冥山北海山名是何也則去之遠也唯以親愛爲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

愛孝易以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遠

堯舜而不爲也有堯舜之德而不刻意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天下忘我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仁孝

賈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宣云爲修德之名所役。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

財并焉。釋文并與除也。宜云至此在我何有於財。案此讀并爲屏。至顯名譽并焉。而名譽不足言。是以道不渝。成云道不渝。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成云北門姓。黃帝姓。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感。成云感。

懼心。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宣云神不能定。口不能言。失其常也。帝曰。汝殆其然哉。宣云音罔。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宣云律。

相準。行之以禮義。宣云禮節。建之以太清。宣云取聲氣。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

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魏云徐笠山以夫至此三十五字爲郭注誤入正文。四時迭起。

宣云五聲。調和流光其聲。宣云清濁相得。如二氣和。一盛一衰。文武倫經。成云倫理。經常也。夏盛冬衰。春。

一起。所常无窮。而一不可待。郭蓋云雷聲之起。莫知其所自起。其所自起。首也。生之端。

則亦物之所不能待也。以喻樂之變化。動於自然。俞云一不可待者。皆不可。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

待也。一有符焉。見大戴記。虛注。荀子。楊注。郭云。以變化爲常。則所常者無窮。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

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用天之運。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院滿院。郭云。

至樂之道。塗卻守神。釋文。郭與。隙義同。成云塗。塞也。郭云所謂開。閉。成云。

無不周也。塗卻守神。釋文。郭與。隙義同。成云塗。塞也。郭云所謂開。閉。成云。

聲寬廣。其名高明。成云高如上天。明如日。是故鬼神守其幽。成云各得其所。而不相撓。老經。日月星辰

行其紀。郭云不。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无。蘇與云有窮者。吾與之爲有窮。无止者。子欲慮之而不能知。

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儼然立於四虛之道。成云：儼然無心，親立於四方空大之道。倚於楸梧而吟。見齊論。

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息。蘇與云：汝委蛇，故息。吾又

奏之以无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成云：凡百養生以自然為其性命，奏此樂者，調造化之心，適和自然之性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无形。

郭嵩燾云：說文：鼓，木曰林。林樂者，相與擊。樂者，謂造化之心，適和自然之性命。樂之五音，繁會不辨擊之所出，故曰無形。布揮而不曳，愈長而未嘗曳也。幽昏而无聲，擊其

於窮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物變化，世疑之，稽於聖人。

人，則如至樂之。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自然之命，故謂之靈。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

非強而後備，无旨而心說。適不在言也。故有森氏為之頌曰：釋文：森，本亦作爽。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

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如此，汝欲聽之，而无接焉，而故惑也。亦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樂未大和，聽

樂，吾又次之以息，息故遁。不欲聽而息，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蕩然無分，別有同聞感，蕩

與之俱也。蘇與云：以混沌為道，故由忘而幾於愚。

孔子西遊於衛，成云：自魯適衛。顏淵問師金，李云：師，魯大夫。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

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李云：結芻為狗，取用之。盛以篋衍，李云：衍，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及

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李云：蘇，草也。取，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

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眛焉。釋文：字林云：眛，物入眼為病也。司馬云：厭，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

此取字讀爲聚。見易萃象傳。釋文漢書五行志。顏注。

聚弟子游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園於陳。

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

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八尺曰尋。尋尋曰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斬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

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无方之傳。司馬云。方常也。郭慶藩云。呂覽必已。應物而不窮者也。且

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

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成云。矜美也。禮樂感備。不相沿襲。郭云。期合時宜。應治體而已。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祖

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絜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說齧

挽裂。盡去而後慊。釋文。李云。慊。足也。本亦作曉。觀古今之異。猶絜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原於其里。字同雙。

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

走。彼知顰美。而不知顰之所以美。情乎。而夫子其窮哉。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司馬云。老子。陳國相人。相今屬苦縣。與沛相近。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

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宣云。制度名數。五年而未得也。老

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

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

不與之。使道而可以化民。則天下莫不化於其教。使道而可以利天下。則天下莫不與之。使道而可以

利天下。則天下莫不與之。使道而可以利天下。則天下莫不與之。使道而可以利天下。則天下莫不與之。

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无它也。中无主而不止。中心無主則外无正而不行。會云正乃匹之謂禮也。正當爲匹字之誤也。是其例矣。此二句與宣三年公羊傳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文義相似。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此言中無主而不止也。自內出者無匹不行。故此言外無匹而不行也。則陽燿自外入者有主而不軌。由中出者有主而不受於外。宣云非時世之聖人不出。宣云不以由外入者正而不距。正亦當爲匹。談與此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所宜故不受。聖人不出。宣云不以由外入者无主於中。宣云非吾心之聖人不隱。變通乃內外同歸。體用一致。聖人之所以合道也。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遺廬也。司馬云遺廬。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宣云數相。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成云苟且簡略也。貸。施與也。知止知足。食於圃者。明是聖人養生之地。逍遙无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无出也。宣云不貸。古者謂是采真之遊。宣云不爲形迹所役。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操。成云恐失。所以服慄舍之則悲。宣云而一无所鑿。宣云於理一無所見。以闕其所不休者。運物不止。是天之戮民也。已困姚本以上爲一節。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人之具。唯循大變无所湮者爲能用之。宣云惟與變化相偶無所滯者乃合時宜也。故曰正者正也。宣因其所當。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成云其心之不能如是者。天門之門。鑿而弗開。天門心也。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穰眯日。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噬膚。則通昔不寐矣。司馬云。嚙。齧也。郭云。外物也。案。昔。夜也。夕。昔古通。夫仁義。儻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更甚於眯目。嚙膚也。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郭云。質全。而仁義者。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放。同。放。宣云。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成云。傑然。用力。觀。案。天道。

擊引老子之言亦云又何傷乎揚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與此意同謂驚駭天下也夫鶴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宣云喻本質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宣云出於本質者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名譽之觀美亦不能於本性有所增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溼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宣云喻小惠相及不如相忘於渾池各得之爲樂又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宣云不自得也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歸哉宣云何以歸正之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

見龍能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嚼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

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二語又見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宣云

先帝老聃方將偃堂而應徵曰經於堂上子年運而往矣運行往也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

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成云謂排三王爲非聖釋文三王本

與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

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

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成云三皇行道人心淳一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

爲其親殺其親而民不非也宣云欲隆其親餘皆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

能言成云古者懷孕之婦十四月而產不至乎孩而始誰成云未解孩笑已別是則人始有天矣宣云

早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小而兵有順宣云人有小德且以殺盜非殺宣云謂人自爲種而天下耳

自為蒸類，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成云：驚駭天下，致使儒墨興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倫，理也。今所行，丈夫而有婦女之道。何言哉！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此三皇，當作三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僭於臚臺之尾。王引之云：臚，苦姑之異名，廣雅：臚，臚也。臚，韻引：臚，也。臚，音虛。臚，反。臚，聖皆。聖，傷人之名。臚之音祖，音智。聖之言，病廣雅釋詁云：毒，臚，臚也。臚，其義矣。聖與臚古同聲。聖，聖實一字。史記：秦本紀：厲共公始。皇紀：作刺。聖公，刺之通作臚。猶強之通作。鮮規之獸，鮮，規未詳。蓋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无恥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孰，同。以好者七十二君。釋文：三善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鉤用。取也。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鷗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司馬云：風化，相待風氣而化生也。又曰：相視而成陰陽。宣云：不運，定也。夫白鷗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請注視案風，讀如馬牛其風之風。謂雌雄相視也。化者感而成孕。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宣云：傳類自為雌雄，故風化。釋文：山海經：夏後之山有獸焉，其狀如如風，五采文，其名曰鷗，性不可易，命不可變。宣云：其時不可止，道不可棄。宣云：其苟得其道，无自而不可。郭云：曰奇類，皆自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宣云：其時不可止，道不可棄。宣云：其苟得其道，无自而不可。郭云：而皆可失焉者，无自而可。郭云：所在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李云：孺，字。魚傅沫。司馬云：而相與。細要者化。列子釋文引司馬云：釋細。有弟而兄啼。推極物性之不同。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能不

立不安。

與造化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外刻意第十五

刻意尙行。其行高尚。離世異俗。高論怨誹。李云：非世無。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宣云：非。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可馬云：枯槁若鮑魚。介攝赴淵若中徒狄。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白修。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成云：此平時治世之士。蓋教誨物之。人若宣尼之居涿。馮子夏之在沙河。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并兼。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宣云：無爲。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呶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成云：吹冷呼而吐故。均暖吸而納新。如熊攀樹而自懸。類鳥飛。空而爲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李云：導氣令。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義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无不忘也。无不有也。郭云：忘。澹然无極。而衆美從之。宣云：不。而美無不全。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寞。虛无。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釋文：真正。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釋文：休息也。俞云：此本作故曰聖人休焉。休則平易矣。休焉二字。傳寫誤也。或疏。疏釋皆止一休字。俞說。是也。此後來刊本之誤。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然而運動。其死也物化。郭云：說然。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郭云：動靜無心。而。天道篤。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成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管子：心術篇：去智與故。此用。

也。循天之理成云循也。故无天災，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責。四語亦見天道篇。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

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宣云無心於取必。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此語亦見天道篇。慮无恬怍，乃

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郭云至德常諦。一而

不變，靜之至也。郭云靜而一者不可變也。无所於忤，虛之至也。郭云其心豁然。不與物交，慊之至也。郭云物自來耳

之情案。无所於逆，粹之至也。郭云若雜乎濁。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謁，水之性不

難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宣云又將處澤。天德之象也。宣云靜而日運。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慊

而无爲，動而以天行。郭云若夫逐欲而動人行也。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司馬云干吳也，柙而藏之，不敢用

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无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宣云不可得而迹象之。其名爲同

帝。宣云與天帝同用。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合於白然之理。野語有之曰：衆人重

利，廉士重名，賢人尙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无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

真人。成云體悟解也，妙契純素之理，則所在皆真道也

外篇 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嵇云：繕，治也。郭云：已治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案：宜本訓一俗

言性與欲皆已爲俗所汙，雖學思交致，只益其業，宜以俗學俗思，旬斷似失之。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

釋文知音習宜 知生而无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習生而不任習是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恬
云定能生慧。宜 夫德和也。道理也。和順也。德止是德无不容。仁也。道无不理。義也。道生義明而物親。忠也。
交養。而道德 夫德和也。道理也。和順也。德止是德无不容。仁也。道无不理。義也。道生義明而物親。忠也。
宜云是爲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成云。雖復涉於物境。而恒歸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實行於容體。而
實有道德。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成云。雖復涉於物境。而恒歸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實行於容體。而
文。即是禮樂循行。則天下亂矣。釋文。獨音選。郭注。是爲一體之所。一志之所。樂行。天下則一方得而萬
禮也。釋文。獨音選。郭注。是爲一體之所。一志之所。樂行。天下則一方得而萬
時。不可通。宜本已改。爾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彼自正而蒙我之德。強人而冒我之
也。若強天下而冒覆之。是以我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混混芒芒。初與一世而得澹漠焉。成云。恬澹寂漠。當
正欲。則物之失其性者必多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混混芒芒。初與一世而得澹漠焉。成云。恬澹寂漠。當
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
莫之爲而常自然。無所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成云。人變生爲熱。伏績重八
智。許明矣。嗜欲漸焉。順聚成 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一。成云。制文字。作結繩。而爲何。齊
之心。而不能混同至一也。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一。成云。制文字。作結繩。而爲何。齊
天下。未能大 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宣云。失 澆淳散朴。釋文。澆。本亦作澆。成云。唐虞。成
順羣生也。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宣云。失 澆淳散朴。釋文。澆。本亦作澆。成云。唐虞。成
華百姓。五行自茲而蒸。始百姓。因 離道以善。險德以行。制行若。務光。申徒狄。之類是也。然後去性而從
此而澆。詭誕淳淡而散。模實也。離道以善。險德以行。制行若。務光。申徒狄。之類是也。然後去性而從
於心。宜云。金天 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必不識不知。而後可定天下。諸家從識字。斷句非。然後
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无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
世矣。宜云。以非 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无以興乎世。世无以興乎

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成云使聖人時迹隱俗混同羣生結藏聖德莫能見用跡居朝市無異山林隱故不自隱世不必自隱而

已聖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

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无迹復於至一之世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深固自然之

之極也以此存身之道也古之行身者不以辯飾知成云古人之行任其身不以知窮天下成云不縱知

待時也以此存身之道也古之行身者不以辯飾知成云古人之行任其身不以知窮天下成云不縱知

以知窮德無涯而累其自得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郭云危然已又何爲哉道固不以困蒼生小行德固不以困蒼生

小識傷德成云小識小知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樂全其性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

冕之謂也謂其无以益其樂而已矣郭云全其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

僮來寄者也成云僮者寄之其來不可圍也內而足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肆志放不爲窮約趨俗不

志以志荒於外其樂彼與此同窮約無異故无憂而已矣成云無憂今寄去則不樂今人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

也樂軒冕者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向云以外易

外 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李云水生於涇流之大司馬云涇通也崑本兩涘渚崖之間釋文渚涇也水中可居

馬不辨牛馬成云隔水遠看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釋文河伯姓馮名順流而東

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成云北海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釋文望作吐云

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今萊州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釋文望作吐云

司馬云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李云聞道百萬分之一也郭嵩云百者且夫
若海神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多詞也郭嵩云百者且夫
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
笑於大方之家司馬云大方大道也北海若曰井鹽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王引之云謹本作魚後人改之也
鹽云井魚不可以語於海則豈本作魚可知且釋文於此不出鹽字直至下文竭井之說始云鹽本又作
蛙戶竭反引司馬注云鹽水蟲形似蝦蟆則此處作魚不作鹽明矣若作竭則戶竭之音水蟲之注當先
見於此不應而下文始見也再淮南原道篇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鹽張籍文井魚之說不識巨海
夏蟲之不見冬冰水經水注云聊記奇文以廣井魚之聽皆用莊子之文則莊子之作井魚益明矣井
九三井谷射鵲鄭注曰所生魚無大魚但多鰭魚耳見劉遵吳都賦注困學紀聞十引御覽所載莊子曰
用意如井魚者善爲鉤繳以投之呂覽論大篇井中之無大魚也此皆井魚之證後人以此篇有竭井鹽
之語而荀子正論篇亦云坎井之鹽不可與語東海之樂遂改井魚爲井鹽而不知井自有魚無煩改作
鹽也自有此改世動稱井鹽夏蟲不復知有井魚之喻矣王念孫云鹽與墟同故釋文云虛本亦作墟廣
雅墟凡也凡古居字文選西征賦注引楚類曰墟故所居也經傳皆謂故所居之地夏蟲不可
言井魚拘於所居不知海之大也以喻河伯居於涓涓注捕於井中之空也謂虛爲空道
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郭慶藩云司馬訓爲爲經迂曲難通釋語爲則也論語萬信好學謂信之固也禮
時篇字與上下文拘束同義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司馬云曲士今爾出於崖溪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
可與語大理矣故可與首理也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
已而不虛文選養生論注引司馬云尾閭水之往海外出者也一名沃焦在東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之
注者無不燃靈故曰沃焦案沃焦亦作沃焦春秋不燬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
見山海經今環球周遊可釋此說之疑矣

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羸空之在大澤乎

釋文：羸音羸空音孔羸孔小穴也李云小封也一云羸家也

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

釋文：郭注：稊似稗大音泰

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

之所通人處一焉

崔云：卒盡也郭蓋謂云人卒九州音極九州之人數卒者盡

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

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

崔云：連也

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

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

否夫物量無窮

宣云：各時無止 宣云：各時無止 宣云：各時無止 宣云：各時無止 宣云：各時無止

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

命隨時變局終始無故化日新是故大知觀於遠近

知時無止

證明今古之大道不以人爲止也

知時無止

證明今古之大道不以人爲止也

明乎坦途

郭云：死生者日新之正道也

故生而不說

音悅

死而不禍

音禍

若未生之時

生有盡而天地無窮

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

成云：無窮之境未周有限之智已喪

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

成云：信

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成云：非小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无形至大不可圍

成云：信

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

宣云：處小而視大有所不及

大視細者不明

宣云：處大而視小有不及

成云：信

夫精小之微也

成云：非小

成云：非小

不槩而自便其小。一覺無形。是大小。此勢之有也。此勢所有。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遊處求道。無形者。者以小爲不便。而自便其大也。數之所不能分也。謂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粗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曰粗。則精可以意致。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不期於精粗者。在意。是故大人之行。不精也。曰精。則精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不期於精粗者。在意。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以仁恩自多。動不爲利。不賤門隸。利之守門。僕隸爲賤。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不爭亦不以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污。取足亦不以人之食得者爲賤。行殊乎俗。不多辟異。之德爲高。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污。取足亦不以人之食得者爲賤。行殊乎俗。不多辟異。行不隨俗。亦不以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以佞諂者爲賤。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是非之迹不可分。細大之。聞曰。人故稱曰。道人。不聞。郭云。任物而物歸物矣。故不聞。案語。至德不得。郭云。得者。生於失也。物大人无已。郭云。任物而已。約分之至也。約已歸。又見山木篇。道作至。至德不得。各無失。則得名去也。物大人无已。郭云。任物而已。約分之至也。約已歸。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何由而有貴賤。小大之端倪。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无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物情彼此皆。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榮毀爲貴賤。以差觀之。等差。因其所大而大之。成云。以白。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成云。以無。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毫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等矣。以功觀之。兩須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則萬物莫不无。也。然以矢爲有。則函敵矢亦可爲有。以函爲無。則矢爲函。亦可謂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則功分定矣。東西本相反。然非東無以定西。故以趣觀之。衆人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

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隨人之是非。知堯桀之自然。而非則趣操睹矣。堯非桀。桀亦

者亦各執一。是非則可觀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喟讓而絕。舜讓位與相子之三年而國亂。湯武爭而王。白公

爭而滅。亂而死。事見左哀十六年傳。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宣云。貴

小大。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機雲三曰。不絕。梁麗。即梁麗也。上林賦。連捲。復德。注。極

僂。文柱也。橫者附著。僂者交午。廣制麗著也。玉篇。麗。偶也。柱。偶也。麗。梁麗也。上林賦。連捲。復德。注。極

曰麗。即謂椽柱之屬。為梁麗。必材之大者。故可用以衝城。不當泥視。釋文。空塞也。騏驎驛。一日而馳

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鷓鴣夜撮蚤。釋文。淮南子。鷓鴣夜撮蚤。撮分毫末。許慎云。鷓鴣夜撮蚤。食蚤。鷓鴣不

涉。釋文。內。鷓鴣。而。行。埤雅。引此。已誤。釋文。鷓。尺夷反。埤云。鷓鴣。鷓。而。不。為。鷓。字。作。音。則。正。文。內。察。毫。末

無。節。字。明。矣。淮南主術篇。亦云。鷓鴣夜撮蚤。案。聚。亦。撮。也。埤云。撮。作。最。古。書。案。最。多。通。作。故。又。為。家。察。毫。末

畫。出。臆。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釋文。臆。本。或。作。臆。與。云。作。最。古。書。案。最。多。通。作。故。又。為。家。察。毫。末

曰。蓋。師。是。而。无。非。師。治。而。无。亂。乎。如。此。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无。地。師。陰。而。无。陽

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宣云。愚者不知。帝王殊禮。成云。或宗族相承。或三代殊繼。成

或父子相繼。或與兵征誅。故曰殊禮。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時俗既非。而差逆之。如子常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徒。俗

可。行。而。順。舉。之。者。則。世。以。為。義。徒。可。見。貴。賤。有。時。默。默。乎。河。伯。多。言。女。惡。知。貴。賤。之。門。大。小。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

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河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貴賤乃反為美也。本亦作時衍。李云。猶。沒。行。合。無。定。不。必。拘。視。與。道。大。塞。拘。滯。行。何。少。何。多。是。謂。謝。施。謝。天。之。无。一。而。行。與。道。參

差執一而行則嚴乎。若國之有君，其无私德，不私惠於物，而物皆被德，絲絲乎若祭之有社，其无私福，無私與由由同，差與道不齊合，神之顯我也。泛泛乎若四方之无窮，其无所矜域，泛泛如水，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无方，萬物皆我，承我而執助我，承我而執助我，萬物一齊，孰短孰長，宣云所道无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宣云有生，死則一虛一滿，不是謂無所屈向，是謂無所屈向，萬物一齊，孰短孰長，宣云所道无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宣云有生，死則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宣云虛滿適樂，年不可舉，時不可止，宣云往者莫挽，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言其无動而不變，无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而成云安必自變化，何必自變化，何勢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宣云既無爲不爲，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措意爲與不爲，措意爲與不爲，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宣云既無爲不爲，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非謂其迫近之，謂其迫近之，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成云寧安，禍窮，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宣云天機，人在而不害也，而不害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成云寧安，禍窮，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宣云天機，人在外，宣云人事，德在乎天，宣云德以自然，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德，平自然而處乎自得，躡躡而屈伸，成云躡不定之貌，不定之貌，隨時反要而語極，宣云乃學之要，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屈伸，屈伸，無定執，反要而語極，宣云乃學之要，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鼻，是謂人，故曰：无以人滅天，无以故滅命，无以得殉名，勿以人事毀天然，勿以造作傷性，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失，是謂反其真，郭云真在性分之內，

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子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蚊謂蛇曰：吾以乘足行，而不及子之无足，其不及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

風曰：予動吾脊者而行，則有似也。似有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无有，何也？風曰：然

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歸我亦勝我。謂文，謂本又作歸，郭崇謙云：荀子強

蹟於後也。成云：人以手指，風不能折指。雖然，夫折大木，蠶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乘小不勝爲大勝

以足躡，踏風，風亦不能折足，此小不勝也。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能爲大勝者，衆小不勝無所容，其計較非知道之聖人。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釋文：司馬云：宋當作衛，衛人誤。孔子以子路入見曰：何夫子

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成云：諱，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无窮

人，非知得也。賢士盡升廣，非其智得也。當桀紂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賢人皆隱，非其智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

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

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且安吾命有所制矣。制之无幾何，將甲者進辭曰。釋文：將，本

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謝過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司馬云：龍，趙人。牟，魏之公子。魏云：公孫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

雜，堅白，然不然，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泚焉異之，不知論

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无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太息仰天而笑曰予獨不聞夫埴井之
醜乎埴郭音陷成云謂東海之醜曰吾樂與自書甚樂出跳梁乎井幹之上 幹當從木作幹釋文司馬云井
休乎缺斃之岸李云斃如網以磚爲之若井底也成云休也平破磚之謂 赴水則接腋持頤宣云水承頤 厥泥則沒足滅跗成云跗
蚘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宣云還固顯也釋文軒音考井中赤蟲一名蚘蟹 且夫擅一壑
之水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醜左足未入而右膝已墊矣司馬云墊
非小不齊於是遂巡而卻從容 告之海曰以海之 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
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成云頃少 不以多
少進退者進退則損益 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醜聞之適適然驚成云適通 規規然自失也規規小
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上知音智下 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成云觀察 是猶使蚊負山商鉅馳河也成云
馬也亦名商鉅亦名且渠 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埴井之醜與且彼方跂
黃泉而登大皇釋文廣雅云鉅臨 无南无北夷然四解淪於不測釋文與音釋成 无東无西始於玄冥反
於大通王念孫云無東無西當作無四無東與無爲韻成云 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郭云遊
非察辯所得 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司馬云
夫爲餘子成云壽陵燕邑邯鄲趙都 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成云未得趙國之能更失
其俗能行故燕國少年遠來學步

而令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司馬云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莊子釣於濮水成云濮水名濮東郡濮州濮陽縣是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司馬云威王也曰願以境內累矣欲以國事相累莊子持

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

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惠子相梁成云惠王相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

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爲鷦鷯李云鷦鷯之屬子知之乎夫鷦鷯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

練實不食成云練竹實非醴泉不飲於是鷦鷯得腐鼠鷦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司馬云鷦鷯其聲恐其奪今子

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成云此語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成云濠水名在淮南鐘離郡有莊子墓莊子曰儻魚出遊從容釋文李音由

昭云儻當作儻或云儻即至樂舞食之體儻儻字耳而經籍多誤作儻是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

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問非魚矣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宣云與魚全無相知之理莊子曰請循其

本成云請尋其源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知之濠上也宣云

濠上而樂則知魚遊濠下亦樂也

H O U